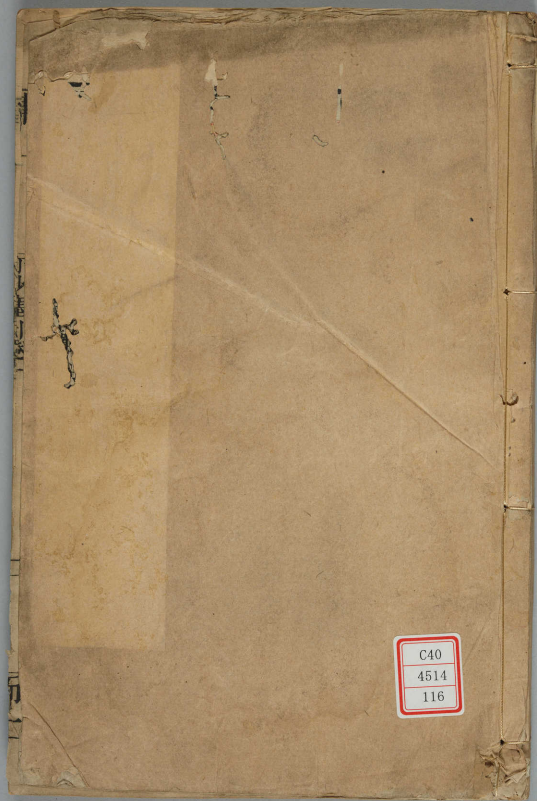




C40
4514
116



040-4514

有翁上座請大廣及有
家之是武山
我微恙晤陸恒府中承
為學之示敢許出院內
雪山三世鐵牛機



B 64853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一

初分第一四波羅夷法之一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佛在須賴婆國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詣毘蘭若邑
住林樹下其邑有婆羅門名毘蘭若波斯匿王以此
邑封之聞佛釋種出家學道成如來應供等正覺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普知
世間一切心念爲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具足
清白梵行之相與諸弟子來遊此邑歎言善哉我願
見佛卽與五百眷屬前後圍遶出詣佛所遙見世尊

在林樹下諸根寂定光明殊特歡喜踊躍下車步進
住立問訊却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
聞法歡喜卽白佛言願佛及僧受我安居三月供養
佛言我此衆多而汝異信異見異樂所奉事異復白
佛言我雖異信異見異樂不以世尊此衆爲多如是
至三佛乃受之卽從座起右遶而去還家辦具安居
供養時魔波旬作是念今婆羅門請佛及僧安居三
月我當厭固迷亂其意念已卽來厭之彼婆羅門爲
魔所厭卽入後宮受五欲樂勅守門者我今遊宴三
月在內外事好惡一不得白都不復憶請佛及僧爾

時彼國信向邪道邑里未有精舍講堂城北有山林
流清淨佛與大衆卽而安居時世饑饉乞求難得入
里分衛都無所獲時波利國有販馬師驅五百匹馬
夏初來至熱時已到見此邑清涼水草豐茂便共停
止養食諸馬時諸比丘至馬師所默然而立時彼馬
師信佛心淨慙念比丘乞求無獲便作是言正有馬
麥若能食者當減半分一升相與足以支身可以行
道諸比丘言佛未聽我食於馬分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種種讚歎少欲知足告諸比丘自今已
後聽食馬分時阿難卽取佛分倩人爲麁供養世尊

諸比丘衆春煮而食

時尊者目犍連在靜處作是念今此國中乞食難得
我今當與得神通者到鬱單越食自然秬米念已卽
從座起至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
向作是念今此國中乞食難得當與得神通者到鬱
單越食自然秬米佛告目連汝等可爾凡夫比丘當
如之何目連白佛我當以神力接之佛言止止汝雖
有是神力宿對因緣欲置何所又奈將來諸凡夫何
目連受教默然而止

時尊者舍利弗在靜處作是念過去諸佛何佛梵行
不久住何佛梵行久住念已卽從座起至佛所頂禮
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我向作是念過去諸佛何佛
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久住爾時佛讚舍利弗言善
哉善哉汝所念善所問亦善舍利弗惟衛佛尸棄佛
隨棄佛梵行不久住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
佛梵行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三佛梵
行不久住三佛梵行久住佛告舍利弗三佛不爲弟
子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佛及弟子般泥
洹後諸弟子種種名姓出家速滅梵行譬如盤盛散
華置四衢道四方風吹隨風飄落何以故無縊持故

如是舍利弗三佛不爲弟子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所以不得久住又舍利弗隨葉佛與千弟子遊恐怖林所以名曰恐怖林者未離欲人入此林中衣毛皆豎是故名曰恐怖林也彼佛爲弟子心念說法口無所言諸比丘當思是不思是當念是不念是當斷是當修是當依是行諸比丘心知是已漏盡意解得羅漢道舍利弗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廣爲弟子說法無有疲厭所謂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憂陀那尼陀那育多伽本生毘富羅未曾有阿婆陀那憂波提舍結戒說波羅提木叉佛及

弟子般泥洹後諸弟子雖種種名姓出家不速滅梵行譬如雜華以縷連之置四衢道四方風吹不能令散何以故縷所持故如是舍利弗三佛廣爲弟子說如上法是故梵行所以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以不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不久住者唯願世尊爲諸弟子廣說法結戒說波羅提木叉今正是時佛言且止我自知時舍利弗我此衆淨未有未曾有法我自衆中最小者得須陀洹諸佛如來不以未有漏法而爲弟子結戒我此衆中未有持多聞人故不生諸漏未有利養名稱故未有多欲人故

未有現神足爲天人所知識故不生諸漏

爾時世尊三月安居竟便告阿難汝來阿難共至毘
蘭若所阿難受教整衣服從佛至其門下時婆羅門
在高樓上五欲自娛遙見世尊卽便憶悟疾疾來下
拭席整座五體投地爲佛作禮悔過自責我愚癡人
請弗安居竟不設供非情中悔亦非無物正自迷忘
不復憶念唯願世尊受我悔過佛言汝實愚癡請佛
及僧竟不供養理應悔過今當與衆受汝懺悔又告
婆羅門我聖法中知懺悔者增長善法彼婆羅門復
白佛言願佛及僧留住一月受我供養佛不受之告

言汝婆羅門異信異見但能請佛已是大事如是至
三佛又不受告言我已在此安居三月今應遊行不
得復住彼婆羅門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明日餞
送供養佛便默然受之時婆羅門竟夜具辦種種餽
饍至明食時便敷牀座白時已到世尊與衆弟子俱
往就坐彼婆羅門卽設所供手自斟酌食畢行水以
劫貝四張革屣一量奉上世尊僧各兩張革屣一量
爲安居施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安居施以此白
佛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
因毘蘭若從今日後聽受安居施卽皆受之於是婆

羅門心大歡喜取小牀於佛前坐佛復爲說隨喜之
偈

一切天祠中 奉事火爲最 一切異學中

薩婆帝爲最 一切衆人中 轉輪王爲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水爲最 一切照明中

日月光爲最 天上天下中 佛福田爲最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更爲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起
向僧伽尸國展轉遊歷後之毘舍離住獼猴河邊重
閣講堂爲諸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
大臣沙門婆羅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爾時迦蘭陀

邑諸長者事緣入城聞佛世尊在重閣講堂皆詣佛
所見佛世尊與無量衆圍遶說法時彼衆中有長者
迦蘭陀子名須提那聞法歡喜卽作是念如我解佛
所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盡壽廣修梵行出家
無著譬如虚空我今寧可以家之信出家修道衆會
各歸前至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向聞佛說法
作如是念如我解佛所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
盡壽廣修梵行出家無著譬如虚空我今寧可以家
之信出家修道世尊我今有是念今欲出家唯願與
我出家受戒佛言甚善汝父母聽未答言未聽佛言

一切佛法父母不聽不得爲道卽白佛言我今當還
啟白父母佛言今正是時於是須提那便從座起右
遶三匝還家白父母言我聞佛法在家縛著今欲出
家廣修梵行父母答言止須提那莫作是語吾先無
子禱祠神祇僅而有汝一子之愛情念實重死不相
遠如何生離汝家饒富金銀寶物恣汝修德現世受
樂何用出家奪吾情志苦請至三父母不許便從座
起住於別處作是誓言若不得出家終不復食於此
而死何用徒生卽便不食至於六日親戚聞之咸來
慰喻言汝父母唯汝一子愛念情重死尚不遠況聞

生離汝家大富可以樹德道由於心不在形服何必
傷生苦違父母如是至三默然不受又時諸友亦來
諫之苦言如上亦復如是各捨之去至父母所咸作
是言如我所見不可復轉若聽出家猶可時見不樂
道者歸來有期絕食六日餘命漏剋數日之間當棄
中野鷄鳥吞啄虎狼競食人父人母胡寧忍此父母
聞已銜淚答言聽子出家修於梵行但爲我共要時
還相見親友聞已皆大歡喜復至其所語言汝父母
已許汝出家不忘時歸便得去矣須提那卽大歡喜
至父母所自言我今詣佛出家修道父母便悲泣答

言聽汝出家廣修梵行但勿忘要時還見我於是須
提那拜辭父母連三市而去還至佛所頂禮佛足白
佛言世尊父母已聽唯願與我出家受戒佛言善來
比丘修諸梵行我善說法斷一切苦佛說是已須提
那鬚髮自落袈裟著身鉢盂在手卽成沙門得具足
戒出家未久時世饑饉諸比丘入城分衛者都無所
獲須提那在閑靜處作是念今此饑饉乞求難得我
所生處飲食豐樂當將諸比丘還我本邑今得供養
并福度彼便從座起與諸比丘還到本邑住林樹下
父母聞之勅其婦言汝可莊嚴如吾子在家所好服

飾莊嚴既畢父母將之同詣彼林時須提那見父母
來起迎問訊父母語言汝何用毀形在林樹間可還
捨道在家修善白父母言不能捨道還就下賤如是
至三執心彌固父母嗚咽捨之還家須提那婦數日
之中便有月水卽以白姑姑歡喜言是有子相卽勅
莊嚴如前服飾父母復將共詣彼林時須提那問訊
如上父母復言汝何用毀形在林樹間受此風霜飢
寒困苦汝家財富天下所知但我私寶積没人首況
父母物孰能量計汝可還家恣意修善現世受樂後
享福慶白父母言如子所見五欲傷德歡樂如電憂

苦延長終不以此捐修梵行如是至三答啟彌厲父母復言爾雖吾子今爲釋種違我以道夫復何言但祖宗繼嗣人倫貴重王憲嗣絕財物没官吾備之矣汝豈不知餘願所期在汝續種汝其思之吾言盡矣時須提那聞誨悲泣默然奉命便與婦同歸在於本室三返行欲乃有神降時兜率陀大威德天命終受胎爾時地神告虛空神言迦蘭陀子於未曾會中作未曾有事虛空神告四天王四天王告忉利天展轉相告乃至梵天其婦月滿生子聰達名曰續種年大出家成阿羅漢時須提那犯此惡已卽自悔責我今

失利云何於佛正法出家而不究竟修於梵行羸瘦憔悴纔有氣息諸比丘見問言汝先好顏色今何憔悴將無不樂梵行犯惡罪耶答言我犯惡罪是故爾耳卽問汝犯何罪答言我共本二作不淨行諸比丘言汝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種種訶責如佛所說訶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諸佛常法知而故問知而不問知時問非時不問有益問無益不問諸佛常法有五百金剛神侍衛左右若佛問三返不以實答頭破七分佛問比丘欲何所說諸比丘重以白佛佛問須提那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愚癡人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令未信者信已信者退汝不聞我種種訶欲欲想欲覺欲熱欲歡斷欲離欲想除欲覺滅欲熱我常說欲如赤骨聚如大火坑如利刀如利箭如毒蛇如毒藥如幻如夢誑惑於人汝今云何作此大惡汝豈不聞我所說法未離欲者能使離欲已放逸者令不放逸能斷渴愛離有爲法無學離欲向無爲道示人正要畢竟泥洹汝豈不畏三惡道苦汝若不作此大惡者佛正法中必得無量諸善功德汝初開漏門爲此大惡波旬常伺諸比

丘短汝今便爲開魔徑路摧折法幢建立魔麾須提邠寧以身分內大火坑若毒蛇口不應以此觸女人身汝所犯惡永淪生死終不復能長養善法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何等爲十所謂僧和合故攝僧故調伏惡人故慙愧者得安樂故斷現世漏故滅後世漏故令未信者信故已信者令增廣故法久住故分別毘尼梵行久住故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姪法得波羅夷不共住佛在舍衛城有阿練若比丘在空閑處住有獼猴羣住彼左右時一比丘念雌獼猴以食誘之遂共行欲

後衆多比丘案行臥具到其住處時彼比丘入城乞食雌獼猴來現姪欲相諸比丘共作是語觀此獼猴必當有故共伺察之其狀必現先住比丘須臾來還獼猴卽住現受欲相時彼比丘便共行欲諸比丘見語言汝不聞佛結戒比丘行姪得波羅夷耶答言佛制人女不制畜生諸比丘言人女畜生有何等異汝比丘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令未信者信已信者退汝不聞世尊種種訶欲欲想欲覺欲熱具說如上訶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言汝愚癡人所作非法種種訶責亦如上說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姪法乃至共畜生得波羅夷不共住佛在舍衛城爾時衆多比丘不樂修梵行共作是語佛法出家甚爲大苦我等當共行白衣儀法外道儀法行白衣事外道事時亦入村非時亦入村行殺盜姪飲酒食肉晝夜觀伎歌謠自娛數作是語無有慙愧時有持戒比丘少欲知足種種訶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不應共作是語行外道儀法白衣儀法若言行外道

儀法語語偷蘭遮白衣儀法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時有跋耆邑比丘名孫陀羅難陀衆所知識共養恭敬不樂修梵行作外道儀法白衣儀法行殺盜婬種種惡事彼諸居士不信樂佛法者訶責言云何沙門釋子作如此惡處處咸言孫陀羅比丘亦受五欲樂此等比丘無沙門行無婆羅門行不受沙門法不受婆羅門法此等比丘所不遊處皆得善利惡聲流布遍聞天下時孫陀羅還至衆中作是言與我出家受戒諸比丘言須白世尊卽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孫陀羅非比丘若已受戒

應白四羯磨作滅擯若上座若上座等知法律者應如是白大德僧聽孫陀羅比丘戒羸不捨行婬法今僧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孫陀羅比丘戒羸不捨行婬法今僧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僧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比丘若比丘言行白衣儀法外道儀法不名捨戒若口言我捨戒名爲捨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諸比丘同學戒法戒羸不捨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比丘

者乞比丘持壞色割截衣比丘破惡比丘實比丘堅
固比丘見過比丘一語受戒比丘二語受戒比丘三
語受戒比丘善來受戒比丘如法白四羯磨受戒比
丘是名比丘同學者如佛所說盡形壽不犯同學是
學是名同學戒法者所受不缺戒不生惡法界成就
善法戒定共戒戒羸不捨者瞋眠捨戒向瞋眠人捨
戒不名捨戒醉捨戒向醉人捨戒狂捨戒向狂人捨
戒散亂心捨戒向散亂心人捨戒病壞心捨戒向病
壞心人捨戒向非衆生向非人向畜生捨戒遣使遣
書捨戒作相捨戒動手捨戒相似語捨戒獨獨想獨

不獨想不獨獨想捨戒中國語向邊地人邊地語向
中國人捨戒戲笑捨戒不定語捨戒瞋心捨戒強逼
捨戒不應向捨戒而向捨戒皆不名捨戒不發言捨
戒不名捨戒是名不捨戒反上名捨戒或戒羸非捨
戒或捨戒非戒羸或戒羸亦捨戒或非戒羸非捨戒
云何戒羸非捨戒若比丘不樂修梵行不樂修梵行
已猶敬佛法僧敬戒敬沙門法敬比丘法敬毘尼敬
波羅提木叉敬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敬同梵
行人不謗三尊而憶鄉土園觀浴池山林樹木父母
兄弟姊妹兒女乃至奴婢如是憶念愁憂不樂而盡

形壽不犯梵行是名戒羸非捨戒云何捨戒非戒羸
若比丘不樂修梵行不樂修梵行已猶敬佛乃至敬
同梵行人彼作是念欲作沙彌若優婆塞乃至欲作
外道梵志非沙門釋子復作是念我今欲捨佛法僧
捨戒捨毘尼捨波羅提木叉捨和尚阿闍梨捨同和
尚阿闍梨捨同梵行人卽作是言我今捨佛何用佛
爲佛有何義我今於佛得脫乃至言我今得脫同梵
行人復作是言作非沙門釋子畜我作如是謗佛法
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心念口言向人說是
名捨戒非戒羸云何戒羸亦捨戒若比丘不樂修梵

行少敬佛法僧乃至少敬同梵行人憶念鄉土乃至
奴婢作是念我今欲捨佛法僧乃至捨同梵行人卽
作是言我今捨佛何用佛爲佛有何義我今於佛得
脫乃至脫同梵行人復作是言作非沙門釋子畜我
作如是謗佛法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心念
口言向人說是名戒羸亦捨戒云何非戒羸非捨戒
若比丘於所受戒堅持不捨不動不轉是名非戒羸
非捨戒行姪法者姪法名非梵行法懈怠法狗法可
惡法二身交會出不淨是名行姪法波羅夷者名爲
墮法名爲惡法名斷頭法名非沙門法不共住者如

先白衣時不得與比丘共一學等學不等學不餘學
不與比丘共一羯磨等羯磨不等羯磨不餘羯磨不
與比丘共一說戒等說戒不等說戒不餘說戒是名
不共住諸佛世尊善正說法亦善說譬說犯姪者如
針鼻缺不可復用如人命盡不可復活如石破不可
復合如斷多羅樹心不可復生是中比丘與三種衆
生行姪犯波羅夷人非人畜生比丘與二種女行姪
犯波羅夷人女非人女畜生女與三種男人男非人
男畜生男三種黃門人黃門非人黃門畜生黃門三
種無根人無根非人無根畜生無根三種二根人二

根非人二根畜生二根行姪亦如是比丘與人女非
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姪大小行處口中眠時醉時狂
時散亂心時病壞心時死時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
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出不淨偷蘭遮無根女
時二根亦如是比丘與人男非人男畜生男二處行
姪大行處口中眠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
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出不淨偷蘭遮無根男時
黃門亦如是於上諸處行姪外方便內出不淨內方
便外出淨不淨眠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
出不淨僧伽婆尸沙出不淨偷蘭遮比丘若爲強

力所逼於上諸處行姪入時受樂出住不受出時受樂入住不受住時受樂出入不受出入受樂住時不受入住受樂出時不受出住受樂入時不受出入住時受樂眠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蘭遮出入住時都不受樂不犯若比丘姪欲心以男根內上諸處一分皆波羅夷若以指一切外物內上諸處皆偷蘭遮比丘尼亦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驅出不犯者狂心亂心病壞心初作此四種不犯自下諸戒皆如是悉不復出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比丘名達尼迦是陶家子於乙師羅山作草菴住至時持鉢入城乞食取樵人於後輒壞其菴持材木去食後還已復更治之如是至三心轉懷恨便作是念我身幸能善於和泥何爲不作完成瓦屋以免斯患即便作之脊棟攄椳柱桁椳綺疏牖戶巧妙若神積薪燒成色赤嚴好大風吹時作笙篴聲佛在耆闍崛山遙見其屋種種刻畫色赤嚴好問阿難言彼是何屋阿難白佛是達尼迦身力所作佛告阿難是達尼迦所作非法云何出家爲此惡業殘害物命而無哀愍我先種種說慈忍法如何

比丘無此慈心世尊如是種種訶已告諸比丘汝等
往彼破其所作比丘受教卽往屋所時達尼迦從屋
內出問諸比丘我不相犯何爲羣黨欲破我屋諸比
丘言奉世尊勅非我等心達尼迦言法王所壞我復
何言諸比丘卽共破之將達尼迦還至佛所以事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達尼迦汝實作不答言實
作世尊佛種種如上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若比丘
作燒成瓦屋偷蘭遮自現工巧突吉羅時達尼迦復
作是念我先結草菴輒爲樵人所壞後作瓦屋復違
法王出家之體今寧可更求好材木建立大屋必得

久住無復苦惱復作是念王舍城典材令是我知識
當往從索念已便往語言我須材木可以與我典材
令言我於材木不得自由問言由誰答言由王達尼
迦言王已與我典材令言若王已相與隨意取之達
尼迦便取城防大材斷截持去時雨舍大臣案行諸
處遇見於道卽問典材令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彼
比丘答言非是我與復問是誰答言是王雨舍卽啟
不審大王何以乃以城防大材與達尼迦王言誰道
我與雨舍言是典材令王卽勅左右收典材令受教
卽收將詣王所時達尼迦入城乞食道路見之問言

汝何所犯繫縛乃爾答言由大德故致此大罪願見
救免令其性命達尼迦言汝且在前吾尋後到特典
材令既至王所王問汝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達尼
迦白言大王不敢專輒達尼迦言王教使與王便勅
呼時達尼迦已在門外王勅令前卽前見王王問言
我以何時與比丘材達尼迦言王豈不憶初登位時
以一切境內草木及水施沙門婆羅門耶王言我本
所施不及有主惟哉比丘乃作此方便而取人物復
語言我是灌頂王如何當因殺沙門汝今便可速還
詣佛法王自當以法治汝時有聞者皆驚愕言達尼

迦犯罪應死云何訶責而便放遣如此得脫誰不爲
盜又譏訶言沙門釋子親受王供而盜王材况復我
等當得無畏沙門釋子常讚歎不盜教人布施如何
於今躬行賊法此等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如此惡聲
展轉流布國中不信樂佛法長者居士婆羅門等遙
見沙門輒種種罵諸比丘聞更相問言誰盜王材致
是惡聲達尼迦言是我所作時諸比丘種種訶責汝
所作非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毀訾不與取讚歎不
盜汝今云何躬行賊法諸比丘如是訶責已將詣佛
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達尼迦汝實爾

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復種種訶責如須提那爾時摩竭大臣出家修道侍佛左右佛問比丘阿闍世王人盜齊幾便得死罪比丘白佛五錢已上便與死罪佛復以此更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盜五錢已上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時有衆多比丘作是語佛所制戒爲聚落中物非謂空地又有諸比丘作是語犯與非犯制與不制但取無苦便各以盜心取空地有主無主物取已各生疑悔到阿難所問阿難阿難卽以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聚落空地有何等異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聚落若空地盜心不與取若王若大臣若捉若縛若殺若擯語言汝賊汝小汝癡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若城墜若籬柵周圍造三由旬乃至一屋是名聚落聚落外除聚落所行處是名空地聚落外盡一箭道有慙愧人所便利處是名聚落所行處物屬他他所護不與而取是名盜心又以諂心曲心瞋恚心恐怖心取他物亦名盜心若自取若使人取物離本處是名不與取國主聚

落主灌頂王轉輪王名爲主典領國事者名爲大臣
捉其手髮名爲捉紐械枷鎖名爲縛以刀杖等斷其
命名爲殺驅出一住處乃至一國名爲擯離善法無
記法墮不善處名爲賊無所識名爲小人黑闇名爲
癡是中犯者地中物地上物虛空物聚落聚落物店
店物田田物園園物屋屋物乘物擔擔物船船物
池池物寄還遮路伺路示處道道教取共取不輸稅
地中物者若物在地中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發心
及方便皆突吉羅掘地波逸提捉物突吉羅動物偷
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地上物

者物在地上若牀架机橙戶楣樑棟乃至屋上樹上
如是等盡名地上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發心及
方便乃至捉物皆突吉羅動物偷蘭遮離本處直五
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虛空物者若以神力置物
空中或有主鳥銜或風吹來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
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物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
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聚落者周圍三由旬乃至一
屋處比丘作念我當盜是聚落發心及方便皆突吉
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諍得直五錢波羅夷減五
錢偷蘭遮聚落物者隨聚落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

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店者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店
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得
波羅夷店物者隨店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
物得者波羅夷田者水陸諸田比丘作念我當盜是
田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
得波羅夷田物者隨田中所出五穀諸物比丘作念
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園者菓菜諸園比丘作念
我當盜是園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
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園物者隨園中所出物比丘作
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屋者在家家人所居

屋若重屋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屋發心及方便皆突
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屋物者隨
屋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乘
者象馬車輦諸乘比丘作念我當盜是乘發心及方
便乃至捉時皆突吉羅動物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
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乘物者隨乘上所有物比丘
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擔者頭戴肩擔背負
手提盡名爲擔比丘作念我當盜是擔發心及方便
皆突吉羅動時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
錢偷蘭遮擔物者隨擔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

是物得者波羅夷船者皮船甕船木船箴棧盡名爲船比丘作念我當盜是船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時偷蘭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船物者隨船上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池者陂湖諸水盡名爲池比丘作念我當盜是池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波逸提繩量淨得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池物者隨池所出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寄者人寄比丘物盜心不還物主心捨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寄還者比丘受他寄物盜心不與彼人直五錢

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遮路者比丘爲賊遮路不聽異人來同路者伺候見人便往語賊示處者比丘示賊路處導道者比丘在賊前導教取者教賊取物之方共取者共賊取物不輸稅者比丘應輸稅而不輸如上諸事取物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蘭遮若人物不與取五錢已上比丘比丘尼波羅夷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驅出非人物不與取比丘比丘尼偷蘭遮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畜生物不與取皆突吉羅四種取人重物不犯自想取同意取暫用取非盜心取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一

音釋

罽賓

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例切

餽

渠各切菜不熟也

倩

七政切假借也

麴

尺

糧

春書容切

杭

古行切不黏者曰杭

綆

與線同深

拭

來都切

也

餽

餽胡交切

屣

所結切

斟

職

鵝

赤脂切

竹

角切鵝啄

憔悴

憔悴

秦醉切

麾

許爲切

櫨

桂上切

也

枳

梁房六切

懷

所追切

愕

驚五各切

塹

七豔切

切

編

木机居矣切

橙

都鄧切

楣

靡爲切

銜

胡讒切

爲

柵

案屬

輦

羊朱切

輦

輦步切

破

班摩切

也

枳

與職切

輦

車輦切

輦

輦步切

破

班摩切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初分第一四波羅夷法之二

佛在毘舍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脩不淨觀得大果
利時諸比丘卽皆脩習深入厭惡耻媿此身譬如少
年好喜淨潔澡塗身著新淨衣忽以三屍嬰加其
頸膿血遍身虫流滿體其人苦毒無復餘想但念何
當脫此耻辱諸比丘厭惡此身亦復如是其中或有
自殺展轉相害或索刀繩或服毒藥有一比丘厭惡
身已便往彌隣旃陀羅所語言爲我斷命衣鉢相與

時旃陀羅爲衣鉢故卽以利刀而斷其命有血汗刀
持至婆求末河洗之尋生悔心作是念我今不善云
何爲小利故而斷持戒沙門性命得無量罪時自在
天魔知其心念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至其前從水
踊出立於水上讚言善哉汝得大利斷持戒沙門命
未度者度福慶無量天神記錄故來告汝時旃陀羅
便生惡邪見心大歡喜我今當更度未度者彼旃陀
羅善知厭身未厭身相若凡夫比丘未離於欲舉刀
向時心恐怖者是未厭身我若殺之得福甚少我今
當求已得道果無恐怖者於是手執長刀從房至房

從經行處至經行處高聲唱言欲滅度者我當度之
時諸比丘厭惡身者皆出就之尋斷其命於一日中
殺二十乃至六十以是因緣僧數減少大德聲聞
悉不復現爾時世尊從三昧起在露處坐大衆圍遶
觀視僧衆告阿難言今日僧衆何故減少阿難白佛
世尊一時爲諸比丘說不淨觀比丘脩習厭惡身苦
轉相殘殺乃至彌隣一日之中傷害梵行六十人命
是故今日僧衆減少善哉世尊唯願更說餘善道法
令諸比丘得安樂住佛告阿難汝今宣令依止毘舍
離比丘皆使來集普會講堂阿難受教卽呼來集

已白言唯聖知時世尊從坐起至講堂就座而坐卽問諸比丘實有上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衆生而今云何不憶此法訶已告諸比丘若自殺身得偷蘭邏罪又告從今已後應脩安般安念樂淨觀樂喜觀觀已生惡不善法卽能除滅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手自殺人斷其命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爾時衆多比丘得重病有諸比丘來問訊言大德病寧有損苦可忍不病比丘言病猶未損苦不可忍便語諸比丘與我刀繩與我

毒藥與我增病食將我至高岸邊時諸比丘皆隨與之病比丘或以刀自刺或以繩自絞或服毒藥或食增病食或墜高岸或自斷其命諸比丘見其死已便生悔心以白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自斷人命與刀令死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斷人命持刀授與得波羅夷不共住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來問訊如上語諸比丘與我刀繩毒藥諸比丘言佛不聽我與人自殺之具然我有知識獵師當爲汝喚令斷人

命病比丘言爲我速呼彼比丘走語獵師言此有比丘得重病不復樂生汝爲斷命可得大福獵師言若殺生得大福者屠膾之人得大福耶汝等比丘自言有慈悲心今教人殺教人殺與自殺有何等異時諸比丘皆生悔心往白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語諸比丘言自殺教人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殺教人殺得波羅夷不共住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語病者言汝等戒行具足應受天福若自殺者必得生天

何用如是久受苦爲病比丘言若當如是雖有此苦不能自殺何以故若自殺者犯偷蘭遮罪又復不得廣脩梵行又訶言自手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而汝比丘爲此惡業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自手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手殺人教人自殺得波羅夷不共住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亦語病者言汝等梵行已立死受天樂何用久受如此痛苦而不自殺病比丘言我

等雖爾不能自殺何以故佛制自殺犯偷蘭遮又我
病瘥得脩梵行爾時彼國又有賊難諸白衣骨肉分
離備諸痛惱比丘語言汝等已脩生天福業何用受
此骨肉分離憂悲之苦而不自殺答言我雖憂悲不
能自殺何以故在世遭苦知脩道業又訶言沙門之
道慈忍衆生云何讚死欲人自殺自殺讚死有何等
異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曰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
尊佛種種訶責汝所作非法自殺讚死有何等異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人若似人若自殺若與

刀藥殺若教人殺若教自殺譽死讚死咄人用惡活
爲死勝生作是心隨心殺如是種種因緣彼因是死
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入母胎已後至四十九日
名爲似人過此已後盡名爲人自以手足刀杖毒藥
等殺是名曰殺彼欲自殺求殺具而與之是名與刀
藥使人殺是名教人殺人取死是名教自殺言死勝
生是名譽死讚死隨心遣諸鬼神殺是名作是心隨
心殺是中犯者自殺遣使展轉使重遣指示言說眠
時說向眠說醉時說向醉說狂時說向狂說亂心說
向亂心說病壞心說向病壞心說遣書作相手語相

引沙集卷二
似語獨獨想不獨獨想獨不獨想戲語色聲香味觸
優波頭優波奢優波害自殺者自以手足刀杖等殺
彼死人者波羅夷遣使者遣使殺彼人彼人死者波
羅夷展轉使者遣甲殺某甲不自殺轉使乙殺死者
波羅夷重遣者始受使人不得殺還報比丘比丘更
遣使殺死者波羅夷指示者指示日月星宿語人言
汝福應生彼汝可自殺從而死者波羅夷言說者說
生過惡讚歎死時因此死者波羅夷眠時說者比丘
眠中說先所念言汝功德已成應可自殺彼人聞已
待覺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我眠中欲利益汝故作

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彼因是死波
羅夷向眠說者向眠人作是語汝功德已成可以刀
等自殺鬼神令眠中聞即覺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
汝眠時我欲利益汝故作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
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醉時說者醉中說先
所念言汝功德已成應以刀等自殺彼人聞已待醒
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我醉時欲利益汝故作是語
今醒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向
醉說者作是言汝功德已成汝可以刀等自殺醉醒
已問言汝何故說此答言我欲利益汝故汝醉時作

是語汝今醒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此死者波羅夷狂時說向狂說亂心說向亂心說病壞心說向病壞心說亦如是遣書者比丘遣書令殺彼作書字字偷蘭遮書至彼彼因是殺死者波羅夷作相者比丘語人言汝看我坐起舉手下手口言寒暑時便殺彼彼見相便殺死者波羅夷手語者作手語教人殺彼隨此殺死者波羅夷相似語者比丘作相似語教人殺彼隨此殺死者波羅夷獨獨想者突吉羅不獨獨想獨不獨想者偷蘭遮戲語者比丘戲笑語汝功德已成可應自殺彼人問言何故說此比丘答言我

先雖是戲言今意實爾汝可自殺因此死者波羅夷色者若比丘作呪術召惡色鬼神使恐怖人人因死者波羅夷聲者若比丘作是語汝父母兒女已死財物破散作如是語欲令憂惱口殺因此死者波羅夷香者以毒合和諸香令嗅便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味者以毒著食中令食因是死者波羅夷觸者以迦毘毒藥塗身殺因是死者波羅夷優波頭者爲一切衆生作弇殺若人墮死波羅夷非人墮死偷蘭遮畜生墮死波逸提優波奢者作弱牀薄覆其上下安殺具使人坐上因是死者波羅夷優波害者作蠱毒殺因

是死者波羅夷若比丘作是念我當殺彼人發心時
突吉羅作方便時偷蘭遮死者波羅夷若殺非人偷
蘭遮若殺畜生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
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慈愍心無殺心。

佛在毘舍離時世饑饉乞食難得諸比丘入城分衛
都無所獲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各隨知識就彼
安居莫住於此受饑饉苦比丘受教有往摩竭國者
有往婆求末河邊聚落中者往河邊諸比丘集共議
言今乞食難得此聚落中有信樂者我等當共更相
讚歎某得初禪我亦得之某得二禪三禪四禪四無

量處四無色定我亦如是某得四念處乃至八正道
分三解脫門我亦如是某得八解脫九次第定十一
切入十直道我亦如是某得堅信堅法四沙門果三
明六神通我亦如是諸居士聞必生希有心作是語
我得善利乃有如是得道聖人安居我邑便當具諸
餽餽供養我等我等無乏得安樂住議已即便入城
到諸富家共相稱讚如上所語而言汝得大利聖衆
福田依汝聚落諸居士聞生希有心歎未曾遇皆滅
已分不復祭祀斷施餘人并以供養諸佛常法二時
大會春夏末月諸方比丘皆來問訊摩竭國諸比丘

安居竟羸瘦憔悴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諸
佛常法客比丘來皆加慰問問言汝等安居和合乞
食易得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安居和合道路不疲
但乞食難得時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令隨所
住婆求末河諸比丘身體充悅求詣佛所頂禮佛足
却住一面佛亦如上慰問諸比丘白言安居和合乞
食易得道路不疲佛卽問言今世饑饉乞求難得汝
等云何而獨言易諸比丘白佛我等在彼以乞食難
得更相讚歎具說如上佛卽問言汝等讚歎爲實爲
虛比丘白佛有實有虛佛種種訶責虛者汝等非法

不隨順道出家之人所不應作寧噉燒石吞飲洋銅
不以虛妄食人信施汝等豈不聞我毀訾妄語之罪
種種讚歎不妄語德而今云何爲利養故虛誑自說
得過人法復訶責言諸比丘世間有五大賊一者作
百人至千人主破城聚落害人取物二者有惡比丘
將諸比丘遊行人間邪命說法三者有惡比丘於佛
所說法自稱是我所造四者有惡比丘不脩梵行自
言我脩梵行五者有惡比丘爲利養故空無過人法
自稱我得此等五賊名爲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
婆羅門中之最大賊汝等云何爲小利養作最大賊

如是訶責已告諸比丘今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知不見過人法聖利
滿足自稱我如是知如是見後時若問若不問爲出
罪求清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妄
語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有種多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過人法
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聞諸比丘講論得道
未得道相乃悟非道生慙愧心作是念我等先未得
謂得將無犯波羅夷罪復有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
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廣學諸經生

慙愧心作是念如我今解佛所說法先未得謂得是
增上慢將無犯波羅夷罪復有少聞比丘不學不問
無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廣脩梵行
得入道果生慙愧心作是念我先未得謂得是增上
慢將無犯波羅夷罪諸比丘念已各詣阿難皆以問
之阿難將至佛所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各
隨其事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諸
比丘有五種現過人法一者愚癡二者亂心三者隨
惡四者增上慢五者實有若愚癡亂心增上慢實有
而自言我得犯波羅夷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不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我如是知如是見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爲出罪求清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妄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不知不見者不知不見過人法一切出要法謂諸禪解脫三昧正受諸聖道果是名過人法於佛所說苦集盡道已辦已足更無所求是名聖利滿足自說我如是知見法法亦知見我是名自稱我如是知如是見若一月乃至一歲後問汝云何得何處得從誰得以何法得若不問而自發露所犯求戒淨心淨見淨疑淨言我不知不見

苦集盡道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雖作如此發露故得波羅夷是中犯者有二種得波羅夷一者先作是念我當虛說得過人法二者當說時作是念我今虛說得過人法復有三種得波羅夷二如上說三者作是念我已虛說得過人法復有四種得波羅夷三如上說四者異見說過人法復有五種得波羅夷四如上說五者異想說過人法復有六種得波羅夷五如上說六者異忍說過人法復有七種得波羅夷六如上說七異樂說過人法復有八種得波羅夷七如上說八不隨問答說過人法有四種非聖語四種聖語非

聖語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覺不知言知聖語者見言見聞言聞覺言覺知言知又八種非聖語八種聖語非聖語者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言不聞不覺言覺覺言不覺不知言知知言不知反上名八聖語又十六非聖語十六聖語非聖語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覺不知言知見言不見聞言不聞覺言不覺知言不知見疑言不疑聞疑言不疑覺疑言不疑知疑言不疑見不疑言疑聞不疑言疑覺不疑言疑知不疑言疑反上名十六聖語若比丘向人自稱得過人法解者波羅夷不解者偷蘭

遮向非人說偷蘭遮向畜生說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實語初分第二十三僧殘法之一

佛在舍衛城爾時長老優陀夷爲欲火所燒身體羸瘦裁有氣息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有異比丘亦復羸瘦優陀夷問汝何故爾答言長老我爲欲火所燒是故如是優陀夷言我先亦爾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汝若法我亦當如是彼比丘言汝所作非法非清淨行破沙門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訶欲欲想欲覺欲熱斷欲想除欲覺滅欲熱說欲如赤骨如毒藥汝

今云何以此手出於不淨受人信施復以教人訶責已將至佛所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亦種種如上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不淨僧伽婆尸沙

爾時諸比丘不一其心夢失不淨覺作是念我夢中亦有心亦動身失不淨將無犯僧伽婆尸沙耶或有發露者或有行摩那埵者或有出罪者或有直白佛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不應散亂心眠若散亂

心眠犯突吉羅散亂心眠有五過失一者惡夢二者善神不護三者不得明想四者無覺法心五者失不淨不散亂心眠有五德無惡夢善神護得明想有覺法心不失不淨有五因緣眠時形起一者大便秘二者小便盛三者風盛四者虫嚙五者欲盛復告諸比丘若未離欲恚癡散亂心眠必失不淨雖未能離以繫念心眠者無有是過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不淨除夢中僧伽婆尸沙故出不淨者發心身動出不淨僧伽婆尸沙者此罪有殘猶有因緣尚可治有特怙得在僧中求除滅不淨有十種一者青色

二者黃色三者紅色四者黑色五者赤色六者白色
七者乳色八者酥色九者油色十者蜜色若發心身
動欲出青色而黃色乃至蜜色出皆僧伽婆尸沙若
發心身動欲出黃色乃至蜜色而餘色出亦如有
十種發心身動出不淨皆僧伽婆尸沙一者自試二
者除病三者爲顏色四者爲力五者爲樂六者爲布
施七者爲生天八者爲外道祠天會九者爲種子十
者爲大祠有五種發心身動出不淨皆僧伽婆尸沙
內色外色虛空風水內色者已身外色者他身虛空
者空中動身風者向風行水者逆水行又有五種發

心身動出不淨僧伽婆尸沙大便盛小便盛風盛虫
嚙盛欲盛若發心身不動出不淨發心身不動出
不淨皆突吉羅發心身動出不淨偷蘭遮不發心
身動出不淨不發心身動出不淨不發心身不動
出不淨皆不犯眠時出不淨覺時發心身動偷蘭遮
眠時身動覺時發心出不淨突吉羅眠時發心覺時
身不動出不淨不犯沙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爾時長老優陀夷爲欲火所燒作是念
故出不淨世尊已制今當方便與女人相觸取細滑
樂便掃灑房內敷好牀座取一小牀於露地坐有諸

女人同來遊觀語優陀夷言我等故來欲看房舍答
言姊妹隨意看之便將入房閉戶開牕種種摩觸或
捉或抱或案或摩或舉上或舉下或騎或越其中喜
者便語之言何不近作徒用此爲優陀夷言佛不聽
我作根本事其不喜者便瞋恚言本謂此處安隱而
今反成恐怖之地水中火然未足爲喻白衣在家猶
耻此事云何比丘乃作是惡卽歸其家人人宣語諸
不信樂佛法者種種訶罵言我等白衣摩觸女身沙
門釋子亦復如是徒剃此頭與我何異無沙門行破
沙門法如是惡名流布天下復有一婆羅門將婦遊

觀次到優陀夷房語言我欲與婦同看房舍優陀夷
言不得一時可前後入婆羅門言若不得俱聽婦先
入婦旣入房優陀夷亦復如前種種摩觸久久乃出
夫問婦言何以乃久不復次看餘房舍耶婦言止止
莫作是語但入一房垂死得出何應復看諸餘房舍
夫問所以婦具以答時婆羅門卽便罵言沙門釋子
云何乃作如此惡業入舍衛城四衢道中街巷市里
處處唱言沙門釋子摩觸我婦諸不信佛法者種種
訶罵沙門釋子行惡如此云何自稱淨脩梵行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觸女人身若捉手若捉髮若捉一身分摩著細滑僧伽婆尸沙欲盛變心者向欲心深發心事幾成變善法無記法墮不善處女人者人女乃至初生觸者身上處處種種摩觸乃至一髮比丘五事觸女人僧伽婆尸沙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情摩觸覺而受乃至觸髮亦如是五事觸女人僧伽婆尸沙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不以親近摩觸覺而受乃至觸髮亦如是女人觸比丘亦如是五

事觸女人不犯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不以親近情而女人捉比丘比丘作方便求脫雖覺觸而不受乃至觸髮亦如是又女女想女疑女無根想女二根想觸僧伽婆尸沙女男想女黃門想觸偷蘭遮男男想男疑男黃門想觸突吉羅男女想男無根想男二根想觸偷蘭遮黃門亦如是無根無根想無根疑無根二根想無根女想觸僧伽婆尸沙無根男想無根黃門想觸偷蘭遮二根亦如是比丘與無衣女人相觸僧伽婆尸沙與有衣女人相觸偷蘭遮女人捉無衣比丘僧伽婆尸沙捉有衣比丘偷蘭遮比丘與女人

俱有衣相觸突吉羅比丘捉女人衣女人捨衣與比丘偷蘭遮女人捉比丘衣比丘不捨衣與女人突吉羅比丘觸死人女非人女偷蘭遮捉畜生女突吉羅沙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爾時長老優陀夷爲欲火所燒作是念故出不淨觸女人身世尊已制今當更作方便向諸女人作麤惡語取悅欲樂復掃灑房於露地坐女人來觀將入閉戶皆如上說便於房內與女人種種麤惡語作如是問汝手脚脰膊腰腹頸乳頭面爪髮大小便處何似復言姊妹汝手脚乃至大小便處惡又

言姊妹汝手脚乃至大小便處好又問汝夫近汝時云何又教汝若隨我意與汝珍寶又從乞願與我從事一切天神皆證我心諸女人聞喜不喜者亦如上說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向女人麤惡語隨姪欲法說法僧伽婆尸沙是中犯者毀譽乞願問反問教比丘五事與女人麤惡語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情從毀譽乃至教彼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者

偷蘭遮毀者毀些女人三處若小若大形色惡譽者讚歎女人三處不小不大形色好乞者從女人乞三處若能與我我能隨汝意願者願得汝三處得汝三處是福樂人問者問汝夫於三處中幾種行欲幾時作反問者問汝夫於三處中不如是作耶教者教女言汝以三處隨男子意則爲男子之所敬愛女女想乃至二根二根想皆如上說又有五種遣使書作想動手相似語彼解者偷蘭遮不解者突吉羅比丘面與人女麤惡語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者偷蘭遮向非人女麤惡語偷蘭遮向畜生女麤惡語突吉羅沙

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爾時長老優婆夷爲欲火所燒作是念故出不淨摩觸女人身向女人麤惡語佛皆已制我今當向女人自讚供養身取悅意樂又掃灑房種種如上便於房內語女人言姊妹汝供養沙門婆羅門乃至入禪定得四道果不如以姪欲供養持戒者諸女人聞有喜不喜乃至佛種種訶責皆如上說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向女人自讚供養身言姊妹姪欲供養是第一供養僧伽婆尸沙若作種種語

讚欲供養身語語突吉羅若言不如以姪欲供養語
語偷蘭遮若言姪欲供養是第一供養僧伽婆尸沙
以五事目讚供養身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
情言姪欲供養是第一供養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
者偷蘭遮女女想乃至二根二根想遣使乃至相似
語面前與女語向非人女畜生女皆如上說沙彌突
吉羅

佛在舍衛城爾時有長者名迦留聰明利根善斷人
疑舍衛城人凡有所作乃至婚姻無不諮問言與便
與不與便不與得好者言由迦留故我得是好當使

迦留亦得是樂得惡者言由迦留故我得是惡亦使
迦留受是苦劇如是醜名善譽充塞一國迦留後時
以信出家諸諮問者日月更甚乃至波斯匿王亦自
親詣咨問國事喜怒之聲轉倍於前時有寡婦其女
色貌邑里第一求婚者衆皆不許之答言若就我居
如子法者乃當相與時有婆羅門財富無量語寡婦
言與我兒婚汝女可得長處安樂答亦如初於是婆
羅門便訪衆人誰數來往此人家者有人語言沙門
迦留與此家數即請迦留長供養之既相狎習便以
事白我欲爲兒求某甲女願屈大德爲我語之迦留

便著衣持鉢往到彼舍寡婦卽出禮拜問訊迎留語
言汝可以女與某甲婚其家饒富必得安樂答猶如
初迎留復言若不與者此女後大必當委叛何爲失
女又失郎壻寡婦聞此僂僂從許迎留還報好便成
婚其後夫家遇婦甚苦遣信白母願語夫家小得閑
樂母報女言須迎留來當使語之迎留後日到寡婦
家寡婦具白女之辛苦婚本相由願爲語之迎留答
言此女無福致此苦處若有福者何緣至此我沙門
法不應知人此世俗事寡婦罵言先知人事今云不
應如此惡人終令不吉種種咒罵言辭苦切鄰人聞

之咸來諫言汝女薄相致此苦劇何預沙門而苦呢
罵寡婦答言汝豈不知由此沙門使我稚女致此苦
劇時不信樂佛法者皆作是言汝信沙門女受此苦
若復用其語方當劇是復訶罵言我等白衣行媒嫁
法沙門釋子亦復如是徒刺此頭著壞色衣所行如
此與我何異於是惡名流布遠近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迎留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行媒法僧伽婆尸沙

爾時舍衛城中諸豪姓欲得年長童女共行私通耻
自宣意因無行人便語六羣比丘汝可爲吾宣此意
旨若須物者一日一宿乃至一會爲須幾許六羣比
丘卽詣諸女具以意問有人見之皆共議論沙門釋
子淨修梵行而今云何行此惡業構合邪非白衣所
耻此諸沙門無有慙愧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
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羣比丘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媒法若爲私通事持
男意至女邊持女意至男邊乃至一交會僧伽婆尸

沙有十種女十種男十種女者父母所護兄弟所護
親里所護自護法護自任衣物共誓有主作信父母
所護者女有父母父母能與能奪兄弟親里亦如是
自護者身得自在自與自奪法護者正法出家修行
梵行自任者自隨所樂衣物者受他衣物共誓者與
人要誓有主者女人屬夫作信者受他片致要一日
一月乃至一交會十種男亦如是說若比丘受父母
所護男語突吉羅語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女偷蘭
遮不許還報偷蘭遮許還報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受
父母所護男語語父母所護女女言可語我父母比

丘以此語還報偷蘭遮父母所護男又令比丘語彼女父母受此語突吉羅語彼女父母及不許還報偷蘭遮許還報僧伽婆尸沙受父母所護男語語兄弟親里所護女亦如是乃至受作信男語語父母所護女乃至語作信女亦如是若比丘受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女語語父母所護男乃至語作信男亦如是有六種語自使書使使相似語相若比丘受自語自語彼自還報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受自語使語彼自還報受自語自語彼使還報受自語使語彼使還報皆僧伽婆尸沙受自語乃至相語彼相還報亦如是

若比丘乃至受相語亦如是若比丘爲人男人女邊行媒法僧伽婆尸沙人男非人女邊行媒法偷蘭遮人男畜生女邊行媒法突吉羅爲人女亦如是爲非人男人女邊行媒法偷蘭遮畜生男人女邊行媒法突吉羅爲人女黃門邊行媒法突吉羅若比丘爲男借女爲女借男長使偷蘭遮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爲和合故。

佛在舍衛城爾時阿茶脾邑諸比丘自乞作房從諸居士求車求車直求人求人直材木草竹皆從求索居士獸之見皆逃避諸比丘乞不復能得便自斫伐

草木掘地取土有一大德比丘自斫神樹樹神小兒時戲樹間斫斷其指樹神痛惱便興惡意欲來打之復作是念此大威德若我打者或以之死使我長夜受諸苦惱又作是念世尊今在此城當往白之佛有敕勅我當奉行卽詣祇洹具以白佛爾時世尊讚歎樹神善哉善哉汝所念善今此比丘實有威德若當打者必受苦報復告樹神某處有大樹未有所屬汝可依之受教卽往於是世尊漸漸遊行到阿茶脾邑長老迦葉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居士見之悉皆逃走迦葉恠而問於行人行人答言此諸比丘造

作房舍乞求無厭邑人患苦所以見仁皆悉逃走迦葉食後還到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應修少欲知足不應多事乞求無厭又告比丘乃過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帀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後時遊行人間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卽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恒水邊見其如此卽問其故具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答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

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爲龍王說此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卽以偈答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爆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踰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龍王受自然業報猶尚不喜聞於乞聲今諸居士營求滋汲困苦所得汝等云何數數從乞又告比丘吾昔一時在舍衛城有比丘安居竟來至我所我時問言何處安居安隱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彼答我言在雪山脇林下安居安居安隱乞食易得行路不疲唯患衆鳥夜鳴所亂不得專一坐禪思惟我問比丘汝等今猶樂彼林不答言甚樂我言

汝便還彼衆鳥暮來合掌向言我今須汝毛羽可以見與中夜後夜亦復如是比丘受教如勅從乞於是衆鳥夜共議言今此比丘從我等乞爲當與不皆曰不可便飛而去永不復還告諸比丘鳥猶不喜聞有乞聲況於人乎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復以偈答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

智者不惡乞 思聞來求聲 況汝所親愛
豈容有恻心 守貧媿有求 應得處不取
喪人虛心福 而自困於已 安貧不耻求
應得處便取 旣成人之善 而自長安樂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損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爲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卽以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告諸比丘王與梵志雖相愛重猶難有求況諸居士於汝無愛而多求乎又告比丘昔有族姓子名羅吒波羅父母重愛自以出家不從父母有所求索時父母亦以偈問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汝親吾愛子

不求有何意

羅吒波羅卽以偈答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我旣已出家

不應復有求

諸比丘羅吒波羅父母愛重尚以出家不還求索況諸居士於汝無親而多求乎如是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應如量作長佛十二搩手廣七搩手應將諸比丘求作處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處有作處若不將諸比丘求作處若過量僧伽婆尸沙自乞者比丘爲已從他乞房者於中可得行立坐臥行四威儀無主者無有檀越爲身者爲已不

爲人亦不爲僧應將諸比丘求作處者應將知法持
律比丘示已作處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處有作處
難處名四衢道中多人聚戲處姪女處市肆處放牧
處師子虎狼惡獸處險岸處水蕩突處社樹大樹處
好園田處墳墓處或逼村或去村遠道路險巖是名
難處無此諸難是名無難處有行處者遠四邊得通
車是名有行處若有上諸難處無行處者諸比丘應
語是比丘汝莫取是處若無上諸難處有行處諸比
丘應語是比丘汝取是處是比丘應從僧乞作示處
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

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今從僧乞示作處願
僧現前示我作處如是三乞僧中應一人白大德僧
聽此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從僧乞示作處
今僧爲某甲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
身從僧乞示作處今僧爲某甲示作處無難處有行
處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爲某甲示作處
無難處有行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示
難處無行處僧突吉羅若於此處作者亦如是若不
將諸比丘示作處從發心及治地至麤泥皆突吉羅

細泥偷蘭遜作竟僧伽婆尸沙雜金銀珍寶作及完
成瓦屋乃至僧地中作皆偷蘭遜沙彌突吉羅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

音釋

屠脍

屠同都切脍古外切屠脍謂宰殺者

瘡

楚戒切病瘡也

墻

丁果切墻

也

脍

旁股切脍也

膊

補各切膊臂膊也

劇

奇逆切劇甚也

龜

脍

脾

頻彌切脾強也

爆

布校切爆大裂聲

脅

虛業切脅腋下也

山

險

許

羈

切

爆

張仲也

蠟

張仲也

蠟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彌沙塞部卷二 字一萬零三百八十
該銀四兩六錢七分 裏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仲春般若堂識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三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初分第二十三僧殘法之二

佛在拘舍彌國爾時闍陀比丘常出入諸家爲說法
料理官事療治衆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無不親敬
有諸人等同來問訊遇於經行所頭面禮足爲說妙
法示教利喜已各歸其家闍陀便還上座已據其房
如是展轉乃至小房亦復如是旣不得住便遊人間
後諸人等復來問訊見諸比丘露處經行問言我師
闍陀今在何處諸比丘言我等不知遍求不得便各

還歸闍陀行還著衣持鉢往到其家皆出問訊白言
長老我等近至僧房不得相見今從何來答言我最
下座一切諸房上座已滿是故遊行致此乖互諸人
白言可求屋處我等當爲長老作之旣以見福而使
長老得安隱住又令我等不乖問訊闍陀答言我不
能自作以廢行道年長自當以次得之諸人又言我
幸有物及有善心財物無常善心難保願爲求處必
欲作之闍陀見其慇懃難相違逆卽便遊行求作屋
地見神樹處最可建立卽便伐之此樹有神國人所
奉諸祈請者多得如願忽見斫伐莫不驚恠不信樂

佛法者皆訶罵言沙門釋子無道之甚苟欲自利傷
害天人信樂佛法者便言此樹有神衆人畏敬夙夜
虔恭不敢惶慢而諸比丘伐之無疑一切危心晏居
如故可謂大神可貴可重毀譽之聲充滿國內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闍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
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有主爲身作房應將諸比丘求
作處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若不將諸比
丘求作處僧伽婆尸沙有主者有檀越餘如上無主

中說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日日次請五百僧食城內臣民亦同如是時諸比丘各念行道未有專知差次請者六羣比丘常往好處諸人問言我等爲僧次第設食何故長老常來不見餘人如是詞責而猶不已時陀婆力士子年十四出家爲道在靜處作是念今瓶沙王日日次請五百僧食城內臣民亦復如是而僧無有差次會者致使六羣選擇好處以失衆望喪人施意若我二十受具足戒得阿羅漢獲六神通當爲衆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至年十六便成羅漢得

六神通年滿二十受具足戒便作是念我先願爲衆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今時已至便應作之卽詣王舍城諸比丘所說先所願諸比丘卽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陀婆汝實欲爲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今聽陀婆爲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白言大德僧聽今此陀婆比丘欲爲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陀婆比丘欲爲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僧已聽陀婆比

丘作差會及分臥具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於是陀婆卽爲僧作差會及分臥具分臥具時少欲
知足少欲知足共樂靜樂靜共誦脩多羅誦脩多羅
共持律持律共法師法師共唄唄唄唄共阿練若阿
練若共乞食乞食共坐禪坐禪共如是等衆行不同
各得其類隨宜示導諸房舍處一切比丘咸得所安
諸方比丘有暮至者輒詣陀婆求住止處陀婆卽入
火光三昧左手出光右手示臥具處莫不允合時諸
達方聞陀婆比丘爲王舍城僧差會及分臥具有如
上美皆作是念我當往彼問訊世尊并見陀婆及觀

神力於是發來投暮到城至陀婆所求住止處陀婆
皆悉如法安處次差會人亦復如是時王舍城有善
飯長者見法得果日爲二比丘作上美食自來請之
慈地兄弟並薄福德分臥具差會時常得麤惡階次
幸遇差至其家善飯知已便生是念此等惡人無清
淨行云何受我上美供養卽便還歸語其婦言汝可
更作麤惡之食慈地等來門外敷座使婢下之婦卽
受教設備麤惡慈地兄弟至時持鉢到善飯家就座
而坐羣婢於是持麤食出慈地見便問言姊妹汝家
常作好食今何故麤婢言我是下人不知所以食訖

便還道中行罵陀婆力士子要當令汝受苦劇我到
所住已向諸上座言陀婆力士子隨愛患癡畏若畏
與好不畏與惡諸比丘言汝等莫作是語陀婆比丘
隨愛患癡畏何以故陀婆比丘得阿羅漢備六神通
隨愛患癡畏無有是處慈地言正以得神通故觀見
諸家有有好有惡好與餘人惡輒差我是故我言隨愛
患癡畏作患語已出於餘處先爲陀婆作惡名聲然
後至王舍城到其妹尼彌多羅所彌多羅見二兄來
迎禮問訊慈地兄弟皆不共語彌多羅言不憶犯兄
何故如此慈地答言汝不助我故致使陀婆苦我如

是彌多羅言兄欲令我云何相助答言汝若助我可
到佛所自言世尊無恐懼中反致怖畏我今無處而
得安隱本謂陀婆是梵行人忽來汙我犯波羅夷彌
多羅言陀婆清淨我若謗之僧必當作自言擯我我
旣出衆當何所依慈地等言我當證汝擯於陀婆何
緣使汝得自言擯彌多羅言若僧擯陀婆我豈得異
慈地等言但令世尊斥逐陀婆爲吾受擯亦復何苦
我等自當好相安處妹敬重兄不敢違命便到佛所
如上白佛爾時陀婆及羅睺羅在佛左右佛問陀婆
汝聞彌多羅所說不答言已聞佛自知之如是三問

答亦如是於是羅睺羅曰佛言世尊何須三問陀婆
但當斥擯此比丘尼佛言若彌多羅以此謗汝汝當
云何答言當言此事佛自知之佛言汝可如是陀婆
亦然乎佛語陀婆汝起自明今非默時汝當憶念有
當言有無當言無不得直言佛自知之陀婆便從座
起更整衣服長跪合掌曰佛言世尊我從生來未曾
夢中有此念想於今云何得有憶知佛讚言善哉善
哉汝快自明欲自明者應當如此佛告諸比丘應與
陀婆憶念比丘尼不應舉事應與彌多羅曰四羯磨
自言滅擯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彌多羅比丘尼

自言陀婆汗我僧今與自言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
白如是大德僧聽此彌多羅比丘尼自言陀婆汗我
僧今與自言滅擯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如是
第二第三僧已與彌多羅比丘尼自言滅擯竟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彌多羅比丘尼被滅擯已出遊
人間慈地兄弟猶語諸比丘言陀婆力士子壞我妹
梵行致使如是諸比丘復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汝等應檢問慈地汝言陀婆壞汝妹梵
行爲實爲虛諸比丘受教卽問慈地慈地答言我言
是實僧復問汝何處見何時見云何見答言我某處

答亦如是於是羅睺羅曰佛言世尊何須三問陀婆
但當斥擯此比丘尼佛言若彌多羅以此謗汝汝當
云何答言當言此事佛自知之佛言汝可如是陀婆
亦然乎佛語陀婆汝起自明今非默時汝當憶念有
當言有無當言無不得直言佛自知之陀婆便從座
起更整衣服長跪合掌曰佛言世尊我從生來未曾
夢中有此念想於今云何得有憶知佛讚言善哉善
哉汝快自明欲自明者應當如此佛告諸比丘應與
陀婆憶念比丘尼不應舉事應與彌多羅白四羯磨
自言滅擯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彌多羅比丘尼

自言陀婆汗我僧今與自言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
白如是大德僧聽此彌多羅比丘尼自言陀婆汗我
僧今與自言滅擯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如是
第二第三僧已與彌多羅比丘尼自言滅擯竟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彌多羅比丘尼被滅擯已出遊
人間慈地兄弟猶語諸比丘言陀婆力士子壞我妹
梵行致使如是諸比丘復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汝等應檢問慈地汝言陀婆壞汝妹梵
行爲實爲虛諸比丘受教卽問慈地慈地答言我言
是實僧復問汝何處見何時見云何見答言我某處

見某時見如是見僧次問陀婆汝爾時爲在何處答
言我在某處僧復語慈地處不相應時不相應汝云
何言某處某時如是見耶復語慈地若於一堅信比
丘前妄語罪重傷殺無數衆生於一堅法其所獲罪
過百堅信如是展轉於僧前妄語其罪重於百阿羅
漢又語慈地僧今集會不隨愛患癡畏汝可更說爲
實爲虛慈地言陀婆隨愛患癡畏故我作是語諸比
丘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慈地汝實以無根波羅夷謗陀婆不答言實爾
世尊佛種種訶責汝愚癡人云何以無根波羅夷謗

於清淨梵行比丘汝豈不聞三種人墮地獄耶一者
犯戒無沙門法自言已有不脩梵行自言已脩於佛
法中猶如敗種二者作如是見如是說姪欲非惡而
爲放逸三者以無根波羅夷謗於清淨梵行比丘此
三種人必墮地獄汝今云何作此惡事佛更種種訶
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不如法惡瞋故以無根波羅夷
謗無波羅夷比丘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後時若問若
不問言我是事無根住瞋故謗僧伽婆尸沙自不如
法者自己事事不如法惡瞋者九惱也無根者不見

不聞不疑無波羅夷者於四波羅夷一一無犯欲破彼梵行者欲使還俗若作外道後時若問若不問者後檢校何處何時云何見也事有四種言諍事教誡諍事犯罪諍事事諍事若比丘不見不聞不疑他犯波羅夷若以此謗僧伽婆尸沙見疑聞疑疑見忘聞忘疑忘而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若面前謗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者偷蘭遮若書使相似語手語謗解者偷蘭遮不解者突吉羅若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比丘尼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謗比丘波逸提謗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

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謗五衆皆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以陀婆比丘神通大德故數來問訊共一處坐說受法教慈地見之復欲誹謗後從耆闍崛山下見二獼猴合會行欲便作念言我今當與彼二獼猴作假名字雄者名陀婆雌者名偷羅難陀作是念已便語諸長老比丘言我先以無根法謗陀婆今親自見與偷羅難陀作不淨行諸比丘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應集僧檢問慈地汝言先以無根法謗陀婆今親自見與偷羅難陀作不淨行為實爲虛諸比丘受教集僧問慈地乃至汝

可更說爲實爲虛皆如上說如是問已慈地言我實
不見陀婆作不淨行我見偷羅難陀數來往陀婆所
意欲謗之從耆闍崛山下見獼猴雄雌共合我便假
名雄者爲陀婆雌者爲偷羅難陀故言親見爲不淨
行耳諸比丘種種訶責汝云何於異分中取片若似
片作波羅夷法謗無波羅夷比丘將至佛所以事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慈地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不如法惡瞋故
於異分中取片若似片作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

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言我是事異
分中取片若似片住瞋故謗僧伽婆尸沙事者言諍
事教誡諍事犯罪諍事事諍事若比丘見他犯僧伽
婆尸沙定生僧伽婆尸沙想瞋故於異分中取片若
似片謗無波羅夷比丘僧伽婆尸沙聞疑亦如是見
聞疑他犯偷蘭遮犯波逸提犯波羅提提舍尼犯突
吉羅以波羅夷謗亦如是餘如上說佛在彌那邑阿
菟林下爾時貴族諸釋種子多於佛所出家脩於梵行
釋摩男語阿那律言今諸貴族並皆出家脩於梵行
我等兄弟如何獨不我若出家汝知家事汝若捨俗

我當料理阿那律言願兄出家我知家事釋摩男言
汝先由我在家受樂不知艱難然出家行道亦復辛
苦汝今住家吾當語汝營家之法便種種語之晝應
爾夜應爾田商貨殖驅役之法悉以語之阿那律言
若營家如此乃得成立我乃不能一日爲之願兄住
家我當脩道釋摩男言諸佛世尊父母不聽不得爲
道汝今自可啟白於母阿那律卽便往啟我欲於佛
法出家學道母言我唯有汝兄弟二人愛念情重如
何生離汝家大富快修功德何須出家奪吾此意苦
請至三母乃答言若跋提王出家者我亦聽汝時跋

提王與阿那律阿難難提調達婆婆金鞞盧等甚相
愛重若有所爲誓不相違於是阿那律往白跋提王
言今有微願願必見從王言吾等本要誓不相違若
相違者頭破七分但令卿願必可從耳阿那律卽以
母言白王王言如卿此願我未能從所以者何我願
作王今日始果親族富貴無有外憂何能捨此出家
學道阿那律言若王出家吾願乃果貪著寵榮吾則
永淪願王三思不違先誓王言當從汝願寬我七年
然後共汝出家學道阿那律言却後七年佛不必在
又我危脆性命難保王今云何以此爲期王復言七

年若遠六年可乎亦答如上五四三二至于一年七月至于一月七日至于一日皆亦如是王言我等長者如何便得率爾而去當設方便嚴駕出遊因此微行乃可得耳汝今便可語阿難陀等令知此意阿那律卽宣語五人五人欣然莫逆於心卽便竟夜嚴四種兵極世儀飾晨朝出遊盡遊觀已密將剃頭人優波離捨諸儉從至隱避處寶衣與之令其剃髮變服而去去未久優波離作是念諸釋豪強若知剃諸人髮必當殺我如此貴族尚能捨家我今何爲不捨剃具及諸寶衣隨彼而去卽自剃頭以諸寶衣掛著樹

上作是念須者取之於是疾行須臾相及語七人言我今亦欲相隨出家七人卽受同詣佛所頭面禮足白言世尊我等今欲出家淨修梵行而優波離是我等僕願佛先與受具足戒然後度我當令我等及諸釋種於彼人所破大憍慢佛卽先度七人後度於時世尊作是念迦維羅衛去此不遠諸釋知者或有留難便將八人詣跋提羅城住網林樹下爲說妙法眼無常色無常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無常乃至意無常法無常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無常汝聖弟子應作是觀生厭離心得解脫智所作已辦梵行已

立不受後身說是法時六人漏盡得阿羅漢阿難侍
佛不盡諸漏調達一人空無所獲跋提王旣得羅漢
心淨無畏若在樹下露處經行輒自慶言快哉快哉
有異比丘聞此聲已作是念跋提比丘必憶世樂不
樂梵行卽往白佛我向於彼聞跋提言快哉快哉必
憶爲王時樂不樂梵行佛告比丘汝可呼來便往詣
言大師呼汝跋提卽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
問跋提汝實言快哉不答言實爾世尊又問跋提汝
見何義而言快哉跋提曰言我昔在家住於七重城
塹之裏七行象七行馬七行車七行步四兵圍遶忽

聞異聲心驚毛豎今在樹下空露之地坦然無憂是
故稱快佛告比丘跋提已得羅漢不樂梵行無有是
處爾時世尊因跋提而說偈曰

快哉阿羅漢

無復恩愛縛

已破欲恚礙

無復諸結網

旣到於泥洹

無有穢濁心

不染著於世

解脫無諸漏

了達於五陰

遊於七法林

大龍所行處

已伏諸恐怖

成就十種分

龍德三昧禪

一切有漏盡

世間之第一

不動無所畏

不復受後身

已息寂滅處

永無苦樂報

住於無學智

此身最後邊 梵行堅固立 無諸不可信

天上天下中 無復諸欲樂 此名師子吼

無能勝佛者

於是世尊與諸大德聲聞受阿耨達龍王請調達未得神通不能得去羞耻兼深便作是念我今當問修神通道便往白佛願佛爲我說修神通法佛卽爲說調達受學安居之中便獲神通獲神通已作是思惟誰應先化復作是念瓶沙王太子名曰衆樂先化導之然後餘人乃從我教作是念已卽於網林下没在太子牀上現作小兒數指仰臥太子見之卽大惶怖

問言汝爲是天爲是鬼神答言我是調達勿恐勿怖太子語言若是調達復汝本形卽自變復威儀如本太子歡喜而師事之日出問訊乘五百乘車調達復化作五百小兒在於車上仰臥數指復以五百乘車載上美食種種餽饈而供養之時諸國人生希有心作是言調達有大神力作此變化使太子日出問訊種種餽饈而以供養於是調達遂不自量便欲招引畜諸徒衆爾時世尊從網林出遊行人間到拘舍彌國住瞿師羅園爾時目連住一別處此國先有憍陳如子名曰柯佉淨修梵行得阿那含果生於梵天中

夜寂靜從天來下放光明詣目連所頭面禮足白
言調達今化衆樂太子現諸神變恐其必欲招引徒
衆破和合僧作是語已忽然不現於是目連晨朝整
服往詣佛所以柯然言具以白佛佛問目連汝意云
何當謂審如柯然語不答言意以爲然佛告目連莫
說此語所以者何於天上天下不見沙門婆羅門諸
天魔梵有能領佛徒衆者又告目連世間有五種師
今皆現在一者戒不清淨自言戒淨其諸弟子如實
知之覆藏其過以望利養二者邪命誣曲自言正直
而諸弟子亦覆藏之三者所說不善自言善說而諸

弟子歎以爲善四者見不清淨自言見淨而諸弟子
稱言見淨五者說非法律言是法律而諸弟子亦云
是法而不能使智者信受目連如來戒淨無有誣曲
言無不善知見清淨所說是法智者信受不須弟子
共相稱覆爾時有異比丘於王舍城安居竟著衣持
鉢來詣佛所白佛言世尊調達化衆樂太子現作小
兒乃至種種餽饌而以供養佛告比丘莫羨調達作
此變化以致利養若有恭敬供養之者增其長夜受
諸苦痛猶如惡狗以杖打之更增其惡調達如是多
得供養煩惱轉增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愚人增其惡 由於利養生 癡斷清白法
猶如身首分 不修清淨行 而志招學徒
欲居衆人上 望一切歸宗 有人求利養
或有求泥洹 利養傷清白 寂滅却慳貪
復告諸比丘芭蕉竹蘆以實而死 駢驢懷妊亦喪其
身今調達貪求利養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駢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於是世尊從拘舍彌國漸漸遊行向王舍城住耆闍

崛山爲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沙門
婆羅門梵志居士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衣食臥具及
諸醫藥無所染著猶如蓮華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
衆圍遶說法調達便從座起更整衣服偏袒右肩頭
面禮足胡跪合掌曰佛言世尊唯願安住我今自當
領理衆僧佛語調達舍利弗目連猶尚不能領我徒
衆況汝愚癡食涎唾呼於是調達生忿恨心云何世
尊於大衆前乃作如此底下訶辱以生惡心向佛故
初損神足復作是念佛稱讚舍利弗目連而毀咎我
復生惡心向舍利弗目連是第二損其神足便還所

住爲國王大衆圍遶說法其衆中有一比丘來白佛
言今調達爲國王大衆圍遶說法佛告比丘調達不
但今世得此大衆過去世時亦曾得此諸比丘乃往
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利利書有一野狐住其
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如我解此書語足
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一羸瘦野狐便
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
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
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一言隨從如是展
轉伏一切狐便以羣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

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便權得作獸中王旣作
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
象師諸羣獸不可稱數圍遶夷城數百千王遣使
問汝諸羣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
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
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
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
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
銳遠略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
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各各散走王卽

問言計將焉出大臣答言王但遣使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并求上願王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羣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僑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僑亦如是

統領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王以自號

告諸比丘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銳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舍利弗汝往調達衆中作是唱言若受調達五法教者彼爲不見佛法僧舍利弗言我昔已曾讚歎調達今日云何復得毀訾佛言汝昔讚歎爲是實不答言是實佛言今應毀訾而毀訾亦復是實告諸比丘今應白二羯磨差舍利弗往調達衆中毀訾調達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今差舍利弗往調達衆中作是言若受調達五法教者彼爲不見佛法僧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差舍利弗往調

達衆中作是言若受調達五法教者彼爲不見佛法
僧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差舍利弗竟僧
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於是舍利弗卽往調達衆中
高聲唱言若受調達五法教者彼爲不見佛法僧時
彼衆會皆悉唱言沙門釋子更相憎嫉見調達多得
供養便作是語時瓶沙王在彼衆中卽宣令言莫作
此語所以者何佛衆清淨無憎嫉故於是調達便語
衆人欲見天上曼陀羅華不咸言欲見調達卽於衆
前没到華池邊適欲取華便失神足還在本坐調達
旣失神足便生惡心欲害於佛白太子言今汝父王

正法御世如我所見衰喪無期人命無常喘息難保
何必長年尅此王位自可圖之早有四海我當害佛
代爲法主新王新佛於摩竭國共弘道化不亦善乎
太子答言父母恩重過於二儀顧復長育欲報罔極
汝今云何導吾此業調達聞之心無慙愧猶以巧言
引誘其意遂便迷没受悅其語太子後時密帶利劍
向于王門內懷惡逆不覺戰怖於王門前倒地復起
門官見已便作是念太子常來威儀庠序今日如此
必當有故卽往問之太子答言我欲殺王是故如此
又問太子爲受誰教答言調達門官共議當如之何

第一議言一切沙門太子衆樂皆應殺之第二議言佛已先遣舍利弗唱其惡逆云何乃欲濫殺沙門罪正應止太子調達二人而已第三議言我等不應輒判此罪當以白王王有教勅當奉行之作是議已便以白王王問汝等衆臣議意云何卽具以上答王卽斥逐第一議者第二議人免所居官稱第三議加其名位更令羣臣共議此事諸臣咸言上第二議並謂允合而生乃免所居之位觀王聖心不忍有害正形旣施當從下計王立太子本爲國嗣志速爲王故懷此逆遜位與之其惡必息議合王心卽便捨位拜之

爲王號阿闍世初登王位受五欲樂弑逆之心便得暫息如是少時乃以無事而害父命爾時阿闍世王有大惡象調達密至象師所語言明日瞿曇當行此路汝可爲吾飲象令醉放走於道佛慢心多必不避之因此踰殺厚賞汝物世尊明日食時著衣持鉢從五百弟子入城乞食象師先已飲象令醉遙見佛來卽便放之信樂佛法者見放醉象皆往白佛唯願世尊更從餘路五百弟子及阿難亦如是白佛皆答之三言無苦龍不害我諸弟子衆皆不覺捨佛從餘路去唯有阿難獨從後行時觀者四塞各各議言今二

龍鬪看誰得勝外道輩言象龍力大必勝於人佛弟子言人龍道尊象必降伏空辯無徵遂乃積飲金錢共賭勝負於是醉象遙見佛來奮耳鳴鼻大走向佛阿難怖懼恍忽不覺入佛腋下佛語阿難汝向三聞無苦如何不信猶作此懼佛見象來入慈心三昧而說偈言

汝莫害大龍

大龍出世難

若害大龍者

後生墮惡道

象聞偈已以鼻布地抱世尊足須臾三反上下觀佛右遶三匝却行而去從是以後遂成善象莫不雅奇

同聲歎言瞿曇沙門不用刀杖伏此惡象國中人民無復恐怖何其快哉諸外道輩皆悉慙愧佛弟子衆踊躍歡喜飲得金錢七十餘萬佛既降象復說偈言象醉含瞋忿來向天中天百姓莫不觀歛錢賭勝負其形如大山力勝六十象聲響振人心一吼破敵陣大力天中天愍衆出於世欲度惡象故住立在其前象伏衆人見道俗皆踊躍歎佛降惡象猶如師子吼

時調達見已作是念今以此事不得害佛當更求凶

人不識佛者厚相貨誘令往殺之卽四出求索見一壯夫便語之言汝爲我殺佛當厚相報其人貪貨應募而去爾時世尊在露處經行遙見彼人以慈心三昧遍滿其身舉手呼之於是彼人不覺捨刀疾行趣佛頭面禮足白佛言我今癡狂欲害世尊自知過重願聽懺悔佛言汝實愚癡云何爲貨欲害如來於我法中若知有罪而懺悔者增長善根次爲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在家染累出要爲樂彼人內喜佛知其意更爲說法所謂苦集盡道聞法開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自歸三尊受

持五戒世尊發遣從異路歸調達復募二人令殺前人以滅惡聲復遣四人如是展轉乃至三十二人皆前至佛所佛亦如前次第說法盡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聞調達遣人害佛皆持器械衛護世尊分部相著各在一面諸佛常法日再出房於晨朝出見諸比丘悉在左右問言汝等何故持杖住此諸比丘言聞調達遣人欲害世尊不能自安所以住此佛告比丘若如來橫死無有是處世間五師須防護耳我不須汝各隨所安自護其心調達知已復作是念我復不能以此害佛當更覓人躬自將去故應必果卽得一

人共上耆闍崛山爾時世尊在山下石上經行調達
便使彼人推石害佛其人發心推石四肢便不得舉
心念佛功德大手足還復調達見此益瞋忿言汝何
癡困速疾滅去卽自捉大石推下礪佛山下有神名
金鞞盧接之遠棄片迸著佛傷足大指世尊見已語
調達言汝今便得無間之罪若以惡心出佛身血必
墮無間阿鼻地獄調達復作是念我旣不能得害於
佛唯當破其和合僧耳佛大神力若我能破其僧名
必遠振佛知其意語調達言汝莫破和合僧若僧已
破能和合者其人生天一劫受樂若僧和合而破之

者墮地獄中一劫受苦調達聞已誓捨是心後尋復
生如上所念佛止如初便說偈言

衆聚和合樂 和合常安隱 若破和合僧

一劫地獄苦 衆聚和合樂 和合常安隱

若和合破僧 一劫生天樂 若分部分別

常作不善語 以破和合僧 一劫地獄苦

不分部分別 常能說善語 以和合破僧

一劫生天樂

調達聞已復暫捨是心後尋復生方便過前時諸比
丘聞調達欲破和合僧卽往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種種遙責調達已語諸比丘應差一比丘與調達親厚者往諫言汝莫破和合僧莫作破僧事當與僧和合僧和合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共弘師教安樂行若受者善若不受應遣衆多比丘若復不受應僧往諫諸比丘受教如是三反皆悉不受諸比丘種種訶責已以是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更種種遙責調達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爲破和合僧勤方便諸比丘語是比丘汝莫爲破和合僧勤方便當與僧和合僧和合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共弘

師教安樂行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爲破者求爲破僧因緣和合者同布薩自恣羯磨常所行事僧者從四人已上彼比丘欲破僧餘僧見聞知差一與親厚比丘往諫若捨者應一突吉羅悔過若不捨應遣衆多比丘往諫若捨者應二突吉羅悔過若不捨應遣應僧往諫若捨者應三突吉羅悔過若不捨復應白四羯磨諫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爲破和合僧勤方便僧已諫汝莫爲破和合僧勤方便如是諫堅持不捨僧今羯磨諫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

是白已應語彼比丘僧已白竟餘三羯磨在汝當捨
 是事莫犯僧伽婆尸沙彼若捨應三突吉羅一偷蘭
 遮悔過若不捨復應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爲
 破和合僧勤方便乃至僧今羯磨諫誰諸長老忍默
 然不忍者說復應語彼比丘僧已一羯磨竟餘二羯
 磨在汝當捨是事莫犯僧伽婆尸沙彼若捨應三突
 吉羅二偷蘭遮悔過若不捨復應如上第二羯磨第
 二羯磨竟復應如上語若捨應三突吉羅三偷蘭遮
 悔過若不捨復應如上第三羯磨第三羯磨未竟捨
 者三突吉羅三偷蘭遮悔過第三羯磨竟捨不捨皆

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
 突吉羅若白不成三羯磨皆不成若作餘羯磨遮羯
 磨非法羯磨不諫自捨皆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語諸比丘言調達所
 說是知說非不知說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說非律
 皆是我等心所忍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汝云
 何言調達所說是知說非不知說說法不說非法說
 律不說非律皆是我等心所忍樂訶責已以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遙責助調達比丘已語諸
 比丘應差一比丘與助調達比丘親厚者往諫莫言

調達所說是知說非不知說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
說非律皆是我等心所忍樂何以故調達非知說非
說法非說律汝等莫助破和合僧當助和合僧僧和
合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共弘師教安樂
行若受者善若不受應遣衆多比丘及僧往諫諸比
丘受教如是三反助調達比丘悉皆不受諸比丘種
種訶責已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更種種遙
責助調達比丘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
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助破和合僧若二若
三若衆多語諸比丘言是比丘所說是知說非不知

說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說非律皆是我等心所忍
樂諸比丘語彼諸比丘汝莫作是語是比丘所說是
知說非不知說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說非律皆是
我等心所忍樂何以故是比丘非知說不說法不說
律汝莫樂助破和合僧當樂助和合僧僧和合故歡
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共弘師教安樂行如是
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
不捨者僧伽婆尸沙助破者助破破僧因緣和合者
同布薩自恣差一親厚諫若捨一突吉羅悔乃至不
諫自捨餘如上說

佛在拘舍彌國爾時闍陀比丘數數犯罪入白衣舍
上牀下牀皆不如法別衆食數數食非時入聚落不
白善比丘諸比丘見語言汝犯如是如是罪汝應見
罪悔過莫不清淨修於梵行無得長夜受諸苦惱勿
令施主失大功德答言大德汝等不應教我我應教
汝何以故聖師法王是我之主法出於我無豫大德
譬如大風吹諸草穢并聚一處諸大德等種種姓種
種家種種國出家亦復如是云何而欲教誡於我諸
大德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語大德若好若惡諸
比丘復語闍陀莫作自我不可共語汝當語諸比丘

若好若惡諸比丘亦當語汝若好若惡如是展轉相
教轉相出罪成如來衆諸比丘如是諫堅持不捨將
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闍陀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愚癡人不應作
不可共語諸比丘見汝犯罪欲不共汝布薩自恣羯
磨常所行事哀愍汝故訶諫於汝汝今云何而不信
受佛種種訶責已語諸比丘應差一比丘與闍陀親
善者往諫如上次衆多比丘及僧諸比丘受教三反
不受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更種種遙責闍
陀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惡性難共語與諸比丘同學經戒
數數犯罪諸比丘如法如律諫其所犯答言大德汝
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以好惡語汝諸比丘復語
言汝莫作自我不可共語汝當爲諸比丘說如法諸
比丘亦當爲汝說如法如是展轉相教轉相出罪成
如來衆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
諫捨是事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惡性難共語者不
受教誨無恭敬心自是非彼同學經戒者經謂一切
佛教戒謂波羅提木叉餘如上說

佛在舍衛城爾時吉羅邑有二比丘一名頰脾二名

分那婆藪行惡行汙他家作種種非威儀事自結華
鬘亦教人結自著教人著與女人同牀坐共盤食飲
酒斲肉歌舞伎樂作諸鳥獸種種之聲亦作鳥獸鬪
諍時像蒲博嬉戲倒行擲絕彈指眴眼向於女人角
戾面目吐舌張口作如是等身口意惡破於戒見威
儀正命時五百比丘威儀具足從迦夷國來到此邑
至時持鉢入村乞食諸居士見咸作是言此諸比丘
從何處來低頭默然狀如孝子不知與人交接言語
我此自有二賢比丘多才多藝善悅人心何用此輩
久留邑里並不與食空鉢而出時舍利弗目連亦從

迦夷來向此邑頗脾等聞作是念此二人來必爲我等作惡名聲斷我供養便往語諸居士言須臾當有二比丘來一名目連善知幻術現種種變二名舍利弗善知呪法巧言惑人汝若同心不爲彼惑我當住此若不能者正爾便去諸居士言長老安住我終不爲彼之所惑二人旣到諸居士皆將大小迎逆問訊頭面禮足却坐一面於是目連爲現神變分身百千還合爲一石壁皆過履水如地坐臥空中如鳥飛翔身至梵天手捫日月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現半身或現全身東涌西沒西涌東沒

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現神變已還坐本處時諸居士竊相謂言目連善知幻術此則然矣於是舍利弗爲說妙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說是法已默然而住時諸居士亦復相語舍利弗善知呪法亦復驗矣於是衆人都不信受無有供養爾時彼邑有二優婆塞一名富闍二名優樓伽信樂佛法見諦得果常好布施供養沙門聞舍利弗目連從迦夷來共出迎之頭面禮足爲說妙法示教利喜聞法已白舍利弗言此邑有二比丘常作種種非威儀事廣說如上近有五百比丘威儀

庠序入村乞食空鉢而出唯願大德以此白佛於是
二人爲優婆塞更說妙法示教利喜已還舍衛城具
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阿難汝往彼邑與二
比丘作驅出羯磨阿難白佛彼惡比丘非沙門自言
沙門常作不淨心已敗壞我若獨往彼必肆惡隨意
惱我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汝今便可將諸
比丘隨意多少到彼集衆然後乃舉頻脾等罪白四
羯磨驅出彼邑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
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
僧今驅出此邑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

此某甲比丘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
家亦見聞知僧今驅出此邑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
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已驅出某甲竟僧忍默然故
是事如是持阿難受教將五百比丘往到彼邑諸居
士聞阿難與五百比丘來出迎問訊頭面禮足却坐
一面阿難卽集衆乃至羯磨羯磨竟彼二比丘猶故
不去諸比丘問汝何故不去答言阿難等隨愛恚癡
畏是故不去何以故有如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
不驅者諸比丘言汝莫說阿難等不隨愛恚癡有如
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汝等行惡行汙他

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汗他家亦見聞知汝出去不應住此諸比丘如是諫堅持不捨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遙責彼比丘已語諸比丘應差一與彼親厚比丘往諫如上次衆多比丘及僧諸比丘受教三反不受以是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重遙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依聚落住行惡行汗他行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汗他家亦見聞知諸比丘語是比丘汝行惡行汗他行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汗他家亦見聞知汝出去不應此中住彼比丘言諸大德隨愛患癡畏何以

故有如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復語言汝莫作是語諸大德隨愛患癡畏有如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汝行惡行汗他行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汗他家亦見聞知汝捨是隨愛患癡畏語汝出去不應此中住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行惡行者作身口意惡行汗他家者令他家不復信樂佛法見者眼自見聞者從可信人聞知者遠近皆知差一親厚諫若捨一突吉羅悔乃至不諫自捨餘如上

說

十二偈
殘竟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三

音釋

唄

唄蒲拜切唄女力

菴奴侯切

貨殖

貨呼臥切交

職

職切興生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財

財利口殖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隨

隨從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也

也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銳

銳俞芮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困

困與儻同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彌

彌盧對切

輦駢迷

脆此箇切

物價從

發遣令還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
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如姪事中說已告諸比
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不定法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共一女人獨屏處可姪處坐可信優婆夷
見於三法中一一法說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
波逸提若比丘言如優婆夷所說應三法中隨所說
法治是名不定法獨者一比丘一女人更無第三人
屏處者眼所不見處可信者見四真諦不爲身不爲
人不爲利而作妄語優婆夷者受三自歸絕於邪道
不定者若於三法中說一事諸上座比丘應問是比

丘汝往彼家不若言往未應治復應輒語問汝與女
人獨屏處坐麤惡語行姪欲不若言不上座下座比
丘應切語問汝實語莫妄語如優婆夷說不若言如
優婆夷說然後乃應隨所說治沙彌突吉羅第二不
定法與女人在露處坐除若波羅夷餘皆如上說露
處者眼所見處也

初分第四三十捨墮法之一

佛在舍衛城爾時世尊敎諸比丘唯畜三衣而六羣
比丘食前食後晡時皆著異衣諸比丘見問言世尊
不聽畜長衣汝不聞耶答言我亦聞之但我此衣或

僧中得或居士間得或是糞掃衣彼以著故與我本
不使我爲五家畜諸比丘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不聞我先讚歎少欲
知足衣裁蔽形食足支命耶譬如衆鳥毛羽自隨比
丘如是三衣常俱汝今云何畜積非法種種訶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畜長衣過一宿尼薩耆波逸提爾時諸
比丘若須一一衣衆僧羯磨所應分物與之時阿那
律衣麤弊壞諸比丘語言汝衣弊壞何不從僧取作

使一日成阿那律言我不敢取恐一日不成犯尼薩
耆波逸提罪爾時波利邑諸比丘來舍衛城欲後安
居時到不及便于娑鞞陀邑結坐安居訖十六日便
往佛所道經泥水三衣麤重極大疲極到禮佛足却
坐一面佛問諸比丘安居和合乞食不之道路不疲
耶答言安居和合乞食不之我等先住波利邑欲來
此安居多諸知識不得早發欲極後坐而復不達遂
住娑鞞陀結坐安居訖十六日便來道經泥水三衣
麤重極大疲極諸比丘因此具以阿那律事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

比丘從今聽受迦那衣得不犯五事一者別衆食
二者數數食三者食前食後行至餘家不白餘比丘
四者畜長衣五者別宿不失三衣時諸比丘作是念
佛以受迦那衣聽畜長衣爲得幾時念已白佛佛
言受迦那衣時聽畜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三衣竟捨迦那衣已長衣過一宿尼薩耆波逸提
爾時阿難得二張劫貝爲舍利弗故受時舍利弗於
異處住阿難作是念世尊不聽畜長衣過一宿舍利
弗今不在此此當云何念已白佛佛問阿難舍利弗
幾日當還答言或十日或不至十日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那衣已長
衣乃至十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三衣竟者浣染縫
竟捨迦那衣者白二羯磨捨長者三衣之外皆名
長衣者劫貝衣欽婆羅衣野蠶綿衣紵衣麻衣十日
者若一日得衣應卽日捨若受持若施人若淨施若
卽日不捨二日更得衣應此日皆捨若此日不捨三
日乃至十日更得衣亦應此日皆捨若此日不捨至
十一日明相出時其中所得衣皆尼薩耆波逸提若
有過十日衣應捨與比丘僧若與一二三比丘不得

捨與餘人及非人捨已然後悔過若不捨而悔過者
罪益深除長三衣若長餘衣乃至手中過十日皆突
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若淨施不犯

第一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十七羣比丘安居竟欲遊行作是
念我尋還此一衣便足何須多爲作是念已卽便幘
結餘衣置于架上寄住比丘於是而去時六羣比丘
於他處還語住比丘言差房與我時住比丘卽差十
七羣所置衣房與之六羣比丘見架上衣問言汝何
以故畜此長衣答言此是十七羣比丘安居竟遊行

人間不能持去留寄我耳時六羣比丘種種訶責以
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十七羣比丘汝實爾
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不聞我說
比丘應與三衣鉢俱譬如鳥飛毛羽自隨耶訶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邠那衣已三衣中若離一
一衣宿過一夜尼薩耆波逸提爾時有一糞掃衣比
丘欲向娑竭陀邑衣重不能持去欲捨不知云何以
是白諸比丘諸比丘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持糞掃衣重欲遊行餘

處不能持去者是比丘應從僧乞不失衣羯磨脫革
屣頭面禮足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
丘欲遊行某處糞掃衣重不能持去欲留今從僧乞
不失衣羯磨如是第二第三乞已僧中一比丘唱言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欲遊行某處糞掃衣重不能
持去欲留從僧乞不失衣羯磨今僧與作不失衣羯
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
欲遊行某處糞掃衣重不能持去欲留從僧乞不失
衣羯磨今僧與作不失衣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不
忍者說僧已與某甲比丘作不失衣羯磨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丘見世尊聽羯磨離衣便
常作羯磨離衣宿亦羯磨盡離三衣著弊壞衣行長
老比丘見問言汝何故著弊壞衣行答言佛聽羯磨
離衣是故我等常羯磨離衣宿亦羯磨盡離三衣諸
比丘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言汝等不應
常羯磨離衣宿及羯磨盡離三衣此二非法羯磨比
丘及僧二突吉羅以此羯磨離衣宿一衣一宿皆犯
失衣罪今聽諸比丘羯磨留衣前安居者九月日後
安居者八月日不得羯磨留僧伽梨安陀會聽羯磨
優多羅僧有賊難處三衣中割截衣最勝者聽隨所

留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郝那衣已三衣中離一一衣宿過一夜除僧羯磨尼薩耆波逸提離衣者園同界異界屋同界異界比丘尼精舍同界異界聚落同界異界重屋同界異界乘同界異界船同界異界場同界異界樹下同界異界露地同界異界行道同界異界園同界者僧羯磨作不失衣界而於中得自在往反異界者僧不羯磨作不失衣界雖作而於中不得自在往反屋比丘尼精舍聚落重屋亦如是乘同界者於中得自在若取若舉異界者於中不得自在若取若舉船亦如是場同界者踐

穀麥處得自在取異界者不得自在取樹下同界者樹蔭所覆處異界者樹蔭不覆處露地同界者結跏趺坐面去七尺異界者七尺之外行道同界者面去身七尺異界者七尺之外至明相出時比丘還到界乃至一脚入界不失衣若口言我捨是衣亦不失衣若不言捨至明相出時尼薩耆波逸提比丘三衣外餘所受用衣離宿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第二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諸比丘三衣竟捨迦郝那衣已得非時衣諸比丘慙愧言佛未聽我等受非時衣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得非時衣慙愧言佛未聽我等受非時衣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受非時衣時六羣比丘作是念世尊聽我等受非時衣便多受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諸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世尊制不得畜長衣耶答言佛雖制畜長衣而聽受非時衣又問汝等一切時畜非時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耶答言如是諸長老比丘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愚癡人不應多求

多欲外道法中受者無厭施者籌量我正法中少欲知足施者雖無厭受者應少取訶責已告諸比丘若比丘得非時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乃至一宿突吉羅爾時有一住處諸比丘多得衣受持施人淨施餘段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等受不具足衣語言且受當足令足時長老伽毘得一狹短衣日日舒挽欲令廣長佛常五日案行諸房見伽毘牽挽衣問言汝作何等答言得此衣小不得受持佛復問汝更望得衣處不答言有又問幾時可得答言若一月若減一月佛以是事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

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畜非時衣不足望足至一月佛既聽畜非時不足衣諸比丘便持此衣遊行過一月諸比丘見問言佛不聽畜非時不足衣過一月汝等云何擔此衣遊行過於一月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邠那衣已得非時衣若須應受速作受持若足者善若不足望更有得處令具足成乃至一月若過尼薩耆波逸提非時衣者捨迦邠那衣已有所得衣皆名非時衣須者三衣中有故壞須以補易望更

律

弘明書卷四

四

有得處者應更有得衣處望一日乃至一月得若比丘一日得不具足衣卽日有望若得應足成受持若施人若淨施若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尼薩耆波逸提二日乃至十日亦如是十一日有望若得卽此日應足成受持若施人若淨施若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至十二日明相出時尼薩耆波逸提乃至三十日亦如是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第二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優善那邑有年少居士出行遊戲見一女人名蓮華色色如桃華女相具足情相重敬

卽娉爲婦其後少時婦便有身送歸其家月滿生女以婦在產不復附近遂乃私竊通于其母蓮華色知便欲委之絕夫婦道恐累父母顧愍嬰孩吞忍耻媿還于夫家養女八歲然後乃去至波羅奈飢渴疲極於水邊坐時彼長者出行遊觀見甚重愛卽問鄉居父母氏族今爲係誰而獨在此蓮華色言我某氏女今無所屬長者復問若無所屬能爲我作正室不答言女人有夫何爲不可卽便載歸拜爲正婦蓮華色料理其家允和大小夫婦相重至于八年爾時長者語其婦女言我有出息在優善那邑不復債歛於今

卷四

弘明集卷四

四

四

八年考計生長乃有億數今欲往債與汝暫乖婦言彼邑風俗女人放逸君往或能失丈夫操財物糞土亦何足計答言吾雖短昧不至此亂婦復言若必宜去思聞一誓答言甚善便言若我發此至還入門一生邪心與念同滅於是別去到于彼邑債斂處多遂經年載去家日久思室轉深作是思惟我當云何不違先誓而遂今情復作是念我若邪姪乃負本誓更取別室不爲違約於是推訪遇見一女顏容雅妙視瞻不邪甚相敬愛便往求婚父以長者才明大富歡喜與之債索旣畢將還本國安處別宅然後乃歸晨

出暮反異于平昔蓮華色恠之密問從人從人答言
外有少婦是故如此其夫慕遠蓮華色問君有新室
何故藏隱不令我見答言恐卿見恨是故留外婦言
我無嫌妬神明鑒識便可呼歸助君料理卽便將還
乃是其女母子相見不復相識後因沐頭諦觀形相
乃疑是女便問鄉邦父母姓族女具以答爾乃知之
母驚惋昔日與母共夫今與女同壻生死逃亂乃至
於此不斷愛欲出家學道如此倒惑何由得息便委
而去到祇洹門飢渴疲極坐一樹下爾時世尊與無
央數衆圍遶說法蓮華色見衆多人往反出入謂是

卷

彌沙塞舍利

而四

節會當有飲食便入精舍見佛世尊爲衆說法聞法
開解飢渴消除於是世尊遍觀衆會誰應得度唯蓮
華色應得道果卽爲說四真諦法苦集盡道便於坐
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既得果已一心合掌向佛而
住佛說法已衆會各還蓮華色前禮佛足長跪合掌
白佛言於佛法中願得出家佛卽許之告波闍波提
比丘尼汝今可度此女爲道受教卽度與出家受戒
勤行精進逮成羅漢成羅漢已遊戲諸禪解脫顏容
光發倍勝於昔到時持鉢入城乞食一婆羅門見生
樂著心作是念此比丘尼今不可得唯當尋其住處

方便圖之蓮華色乞食畢還安陀園入所住房彼婆羅門隨後察之知其處後日時到復行乞食彼婆羅門於後逃入伏其牀下是日諸比丘尼竟夜說法疲極還房仰臥熟眠於是婆羅門從牀下出作不淨行比丘尼卽覺踊昇虛空時婆羅門便於牀上生入地獄蓮華色因從空中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以是白佛佛問汝當爾時意爲云何答言如燒鐵爍身佛言如此無罪復白佛言獨宿當有犯不佛言得道者無犯時有羣賊聚共議言我等當於何處分物用易美食又得妙色感言此安陀園比丘尼住處必有好色亦

當多有上美供養往彼分物必得所欲時彼賊師信樂佛法聞此不悅卽作是念此諸人等必當惱亂諸比丘尼我當密遣一人先往告語卽便遣之語比丘尼言暮當有惡人往恐必相惱幸可避去諸比丘尼聞卽入舍衛城彼城大臣先以一宅施比丘僧而無僧住諸比丘尼暮到住宿時彼羣賊夜入安陀園都無所見賊師歡喜念言比丘尼脫此艱難何其快哉卽以最上衣盛滿生熟上美飲食懸著樹枝念言若有得道神通比丘尼取此衣食於是蓮華色比丘尼如力士屈伸臂頃從舍衛城往安陀園樹上取之明

日食時以所得食爲長老優波斯那及跋難陀設供時至皆往下種種食食訖行水取小牀於衆前坐請說妙法優波斯那爲說法已從座而去跋難陀留後語蓮華色言姊妹何從得此美食蓮華色具以事答跋難陀言可示我衣卽以示之跋難陀見便生食著卽從索之蓮華色言此不可得何以故女人薄福應畜五衣跋難陀言如人以象馬布施不與鞍轡汝亦如是云何種種餽餽供養惜此一衣而不見與如是無數方便苦索遂不獲已便持與之跋難陀得衣遂歸所住諸比丘見語言汝福德人得此好衣答言我

無福德強說比丘尼僅乃得之諸比丘聞種種訶責汝云何強說奪比丘尼衣爾時世尊患於四衆來往憤鬧告諸比丘我今欲三月入靜室不聽有人來至我所除一送食比丘汝等亦當相與立制奉教卽立從今不聽輒至佛所唯除一送食比丘犯者波逸提時長老優波斯那不聞僧制後到舍衛城問異比丘佛在何房比丘指示卽至房前以手叩戶佛自爲開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問優波斯那汝衆清淨威儀具足云何教化而得如此答言若人從我求出家者教行十二頭陀汝當盡形壽作阿練若乞食一坐食

一種食一受食次第乞食塚間糞掃衣三衣隨敷坐
樹下坐露坐世尊若人能盡形壽行如此法得入我
衆我與作師佛歎言善哉善哉如汝可謂善教徒衆
復問汝知此衆僧有制不答言不知何以故我從佛
聞佛未制不得輒制已制應奉行佛具以上事語之
答言我不能隨僧制波逸提悔過佛言善哉如汝所
說時舊住比丘住立房前待優波斯那出語言汝犯
僧制應作波逸提悔過答言我犯何波逸提諸比丘
具說上事答言我不隨僧制悔過何以故我親從佛
聞佛若不制僧不得制若佛制已僧不得違於是佛

曰出語諸比丘從今若有阿練若比丘如優波斯那
聽至我所諸比丘聞已作是念我亦當行此頭陀可
得輒至佛所便各修行時諸居士所設房舍供養無
復人受以是白佛佛語諸比丘今聽四衆自在見我
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聞佛此教便與五百比丘尼來
向佛所中路逢優波斯那優波斯那衆中一比丘衣
麤弊壞問言長老何故著此答言無有餘衣比丘尼
便指已衣語言能著此不答言能又問長老所著能
與我不答言能卽便易之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
一面佛問瞿曇彌汝何故著此弊壞衣答以上事佛

爲說法遣還所住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以麤弊衣與比丘尼易好衣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愚癡人不應多欲諸比丘因此以跋難陀事白佛佛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比丘尼取衣尼薩耆波逸提有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多諸知識能得衣物而諸比丘著麤弊衣諸比丘尼問言何故著此惡衣答言無有得處語言何不就我取答言佛制不聽就比丘尼取衣諸比丘尼言唯親知可取知可與願以

白佛諸比丘卽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尼薩耆波逸提爾時舍衛城比丘比丘尼共得衣施便共分之或比丘宜著比丘尼所得或比丘尼宜著比丘所得諸比丘尼語諸比丘與我易衣答言佛不聽我取非親里比丘尼衣諸比丘尼言以衣易衣如何言取便往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除貿易尼薩耆波逸提非親里者於

父母乃至七世無親貿易者彼此有益又各隨所宜從式又摩那沙彌尼取衣突吉羅若親里犯戒邪見從取衣突吉羅沙彌從比丘尼式又摩那沙彌尼取衣突吉羅若無心求自布施知彼有長乃取不犯

第四

竟事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往偷羅難陀比丘尼所坐起輕脫不覺露形跋難陀見失不淨比丘尼知語言長老與我衣浣便脫與之彼既得衣卽以不淨自內形中又諸比丘亦與諸比丘尼衣令浣染打時諸比丘尼以此多事妨廢讀誦坐禪行道

諸白衣見種種訶責言諸比丘尼常以浣染打衣爲業與在家人有何等異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問瞿曇彌諸比丘尼手足何故盡有染色具以事答佛爲諸比丘尼說妙法已各還所住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使比丘尼浣染打衣不答言實爾世尊諸比丘因此以跋難陀事白佛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有諸老病比丘不能自浣染打衣有親里比丘尼能

浣染打皆來從索欲爲作之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
使比丘尼浣染打衣諸比丘尼言唯親知可知不可
願以白佛諸比丘卽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
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
薩耆波逸提故衣者經體有垢膩若令浣浣不染不
打若令染染不浣不打若令打打不浣不染若令浣
染浣染不打若令浣打浣打不染若令染打染打不
浣若令浣染打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若令浣不
浣而染若令浣不浣而打若令浣不浣而染打皆突

五匹

吉羅令染不染而浣而打而浣打令打不打而浣而
染而浣染令浣染不浣染而打令浣打不浣打而染
令染打不染打而浣亦如是若令非親里浣染打而
親里浣染打若令非親里浣染打而親里非親里共
浣染打若令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而親里浣染打
若令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而非親里浣染打若令
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而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皆
尼薩耆波逸提若衣未可浣染打而令非親里浣染
打突吉羅若令親里浣染打而非親里浣染打不犯
餘如取衣中說

第五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城中有好衣長者信樂佛法常出
聽受時彼長者著重好衣將諸僮從從城中出問訊
世尊及諸比丘佛爲說法示教利喜已頂禮辭歸遇
跋難陀跋難陀復爲說法臨別白言長老明日見顧
諫食答言我不乏食苦無衣服汝能與我身上一衣
不長者言當與家籌量不得便相與跋難陀言我聞
長者好喜布施如何於我而獨疎薄又言我說法能
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爲度汝等廢不營已汝今云
何惜此一衣於是長者卽脫與之去至城門守門者
問汝向重衣出而今輕還爲與女人爲遇劫奪耶答

言我不與女人亦不遇劫爲沙門釋子所強乞耳守
門者言莫作是語我聞沙門釋子少欲知足若人布
施尚不肯受如何於今強乞人物答之如上有不信
樂佛法者聞便唱言快正應奪汝若更親近當復劇
是沙門釋子常歎布施毀不與取而今強說奪人衣
物何異於劫長者還家家中問答亦皆如上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訶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
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居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

波逸提爾時諸比丘著麤弊衣諸親里見語言何以著此壞衣不從我取答言佛不聽我等就居士居士帶衣可以與僧當從僧取諸親里言我正欲與比丘不欲與僧令餘人得諸比丘言若佛聽我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者亦當不著如此弊惡諸親里言唯親知可與知可取願以白佛諸比丘卽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波逸提爾時衆多比丘隨估客行失道遇劫剝奪赤肉裸形而還向舍衛城行者問言汝是何人答言我是沙門釋

子復問汝衣鉢何在答言爲劫所奪進到祇洹諸比丘問答亦如是又問汝若是比丘云何受戒布薩自恣答言如是受戒布薩自恣諸比丘竟不與衣便至佛所佛訶責言汝等何以裸形見佛豈不能得樹葉及草以蔽身耶告諸比丘從今裸形至佛前者突吉羅諸比丘白佛佛不聽我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我等親里去此甚遠云何得衣佛言汝等已到舊比丘所未答言已到又問何以不與汝衣答言諸比丘方共見問云何受戒布薩自恣雖如法答猶不見與佛遙訶責舊住比丘云何眼見比丘裸形而不矜

恤爲失衣比丘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除因緣尼薩耆波逸提因緣者奪衣失衣燒衣漂衣衣壞是名因緣若奪衣乃至衣壞故有餘衣及有衣在餘處皆不得乞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第六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衆多比丘從波利邑來向佛所遇劫失衣共作是言佛雖聽五事因緣得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我今不知當從誰乞時六羣比丘作是念此諸比丘失衣不知從誰乞我當爲索若有長

者當自取之念已卽以是語語失衣比丘失衣比丘言大善於是六羣比丘遍語城中諸居士居士婦言有諸比丘從波利邑來欲覲世尊遇劫失衣汝等可共減割施之諸居士居士婦聞已各各減割大得衣服人人皆足失衣比丘言我等已足不須更乞六羣比丘言汝等有乞衣因緣而我等無德我以汝因緣更有所乞失衣比丘言隨長老意時六羣比丘復更遍乞得衣甚多時諸居士集共議言失衣比丘未有幾人我等城中男女大小減割布施已應過足何以復索將無欲以積畜販賣貨易不修梵行耶時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奪衣失衣燒衣漂衣衣壞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若居士居士婦欲多與衣是比丘應受二衣若過是受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第七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常出入一居士家爲說法疾病官事皆爲料理有一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遇到此家聞其夫婦共議跋難陀於我有恩當

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彼比丘乞食還語跋難陀汝有福德跋難陀言有何福德答言我今乞食到某居士家聞夫婦共議跋難陀於我有恩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汝今往彼必得無疑跋難陀明旦食時著衣持鉢往到其家居士卽出問訊跋難陀言汝爲我以如是衣直作衣耶答言如是跋難陀言汝自知我不著惡衣若作好衣我當自著常憶念汝疾病官事當相料理若不好者當與弟子或藏器中徒去此物無施用福時彼居士語左右言此人無狀難養難滿我發心所與五倍六倍猶不愜意先雖厚善於今薄

矣遂不與之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共議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忝請便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汝爲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答言如是便言善哉居士居士婦可作如是衣與我爲好故尼薩耆波逸提先不自忝請者先不問比丘爲須何衣爲好者求令極好勝先所許若從親里索好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

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第八
事竟

佛在舍衛城跋難陀復有常出入家其夫婦共議我當各爲跋難陀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乞食比丘聞復語之跋難陀卽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我聞汝等爲我各以如是衣直作衣爲實爾不答言如是跋難陀言可合作一衣令極好若極好我當自著常憶念汝若不好者當置器中徒去此物無施用福時居士居士婦便大瞋言此人無厭難養難滿雖求合作一衣而於我發心所許五倍六倍猶不慚意如此惡人不足存在於是不聽復得來往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

訶責將至佛所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
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共議我當各以如是衣直作
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恣請便往問居士居
士婦言汝各爲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答言如是便
言善哉居士居士婦可合作一衣與我爲好故尼薩
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
吉羅

第九
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王舍大臣語左右人言汝往跋難

陀所以我名字作禮問訊持此衣直而供養之使受
勅至跋難陀所語言某甲大臣問訊起居送此衣直
供養大德大德受之跋難陀言我不應受此衣直若
得淨衣當手受持使言大德有執事人不跋陀難卽
指示處使便到執事人所語言某甲大臣送此衣直
與跋難陀汝爲受作來取便與使旣與已還跋難陀
所自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竟大德須衣便可
往取白已便還大臣後時復更遣信問跋難陀我近
遣使送衣直付某執事大德爲已著此衣未跋難陀
言我未取著還白如此大臣作是念我作衣已久而

猶未取必薄我衣故致如此卽復遣信語跋難陀言
我送衣已久何故不著若不須者可以還我跋難陀
言我甚須之便於非時到執事人所語言我今須衣
可以見與答言小待今衆人會我應往赴若不及期
便應罰我金錢五百跋難陀言汝常信樂勤於法緣
今日何故忽重俗事彼聞此語便作是念正使被罰
要當付衣然後乃去卽便料理與之事畢星馳以墜
稽後衆人問言汝來何晚答言跋難陀索衣料理還
之所以致此衆人咸言爲一比丘而輕衆制理不可
恕卽便罰之彼旣得罰便瞋恨言沙門釋子自言有

道利益於物而今乃反令我得罰不信樂佛法者咸
皆語言汝信敬沙門致此重罰若復親近方當劇是
惡名流布遍舍衛城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至
佛所以事曰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
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王若大
臣婆羅門居士爲比丘故遣使送衣直使到比丘所
言大德彼王大臣送此衣直大德受之是比丘言我
不應受衣直若得淨衣當手受持使言大德有執事
人不比丘卽指示處使便到執事所語言某王大臣

送此衣直與某甲比丘汝爲受作取便與之使旣與已還比丘所自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竟大德須衣便可往取是比丘二反三反到執事所語言我須衣我須衣若得者善若不得四反五反六反到執事前默然立若得者善若過若求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隨使來處若自往若遣信語言汝爲某甲比丘送衣直是比丘竟不得汝還自索莫使失是事應爾比丘尼亦如是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

羅

第十一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衆僧多得襪施卽共分之諸比丘

用縫僧伽梨優多羅僧安陀會一切餘衣又作腰繩禪帶乃至戶紐猶故不盡時六羣比丘便顧織師織作一衣猶有餘縷復更顧作縵少不足便行求乞長者居士悉皆與之於是六羣比丘作是念我得善利從今但當恒作此業便多乞縷一切織師悉皆顧織時有居士詣一織師顧織作衣答言我已許比丘不得復作遍詣餘處皆亦如是於是居士便瞋罵言沙門釋子少欲知足而今遍顧一切織師無有厭足與世貪人有何等異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羣

行

彌沙婆尼卷四

四

而四

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自行乞縷顧織師織作衣尼薩耆波逸提比
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第十一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常出入一估客家說法治
病估客語婦言跋難陀於我有恩可以此縷顧織師
作衣我還當與行後婦便持縷詣織師所顧令作之
語言籌量令足勿使少長跋難陀聞卽往其家婦出
問訊言我夫敎我爲大德作衣我已顧人令作跋難
陀言汝顧誰作答言某甲跋難陀便往織師所語言

汝知不此衣爲我作汝好織令緻廣自當少多私相
答報織師言彼婦語我籌量令足我今云何令得緻
廣跋難陀言但好作之若縵不足持我意索自當與
汝織師隨語用盡往索估客婦言我先與汝籌量令
足何故復索織師具以事答婦便更與估客行還問
婦言我先令汝爲跋難陀作衣爲已作未答言已作
可取來看婦卽取示衣甚緻好問言用少許縷那得
如此答言跋難陀更來取縷所以得爾估客便瞋罵
言跋難陀難養難滿無狀無足如我本意此衣數倍
先雖有恩於今絕矣遂不與之如是惡聲流布遠近

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居士居士婦爲比丘使織師織
作衣是比丘先不自恣請便到織師所作是言汝知
不此衣爲我作汝好爲我織令極緻廣當別相報後
若與一食若一食直得者尼薩者波逸提比丘尼亦
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_{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語弟子達磨言今欲與汝
遊行到拘薩羅國達磨言彼寒無衣不能得去跋難

陀言若能去者當與汝衣達摩言先與我衣然後當
去卽便與之旣得衣已便不肯去跋難陀言汝言得
衣當去如何得衣而復不肯若不能去以衣還我達
摩言師已見施云何復索跋難陀言我非施汝欲共
遊行故相與耳汝今不去欲以何理而不還我便強
奪之彼卽高聲大哭長老比丘問汝何故哭答言師
奪我衣諸比丘種種訶責跋難陀云何名比丘強奪
人衣答言我欲共行至拘薩羅國以衣顧之彼旣得
衣便不肯去是以取之非爲強奪諸比丘復種種訶
責達摩汝云何欺師索衣許行得而不去便將二人

同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
汝實以衣與弟子還奪取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復問
達摩汝實誑師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二比
丘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後使沙彌守園人奪諸比
丘問言汝不聞佛制與比丘衣不得還奪耶答言聞
我今使沙彌守園人奪不違佛敎諸比丘言自奪教
人有何等異種種訶責已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

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
丘衣若自奪若使人奪尼薩耆波逸提有諸客比丘
寄舊住比丘衣行還日久恐犯此戒不敢復索復有
諸比丘在路行寄比丘衣行路既遠恐犯此戒亦不
復索或有已索便生慙愧謂犯此戒作捨墮悔過者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
持戒已告諸比丘若索寄衣犯捨墮者無有是處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後喚不喜若自
奪若使人奪作是語還我衣不與汝尼薩耆波逸提

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十三事竟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四

音釋

屏

必郢切

幪

房玉切

嫖

匹正切

債

劍革切與責

操

同征求也

七到切

憊

烏貫切

爍

正作烙歷各切燒灼也

鞍

烏寒切

鞞

鞞則干切

鞍

鞞馬

憤

古對切

愜

苦協切

絨

直利切

密

密也

密

密也

密

密也

密

密也

密

密也

密

鞍

鞞具也

憤

心亂也

愜

快也

愜

快也

愜

快也

愜

快也

愜

快也

愜

快也

愜

快也

愜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彌沙塞部卷四 字一萬一千零十五 該銀四兩九錢五分五厘 荆溪釋實見 對 崇禎乙亥仲春般若堂識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五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初分第四三十捨墮法之二

佛在王舍城爾時衆多居士共請佛及僧其中有破薪者取水者掃灑地者敷坐具者布華者敷高座者辦具食者時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先往請家至諸人所隨其所爲而讚歎之復語言汝今所作歡喜善好諸人言我實歡喜作諸供養務令飲食種種甘美亦當以衣布施衆僧跋難陀言衆人施僧衣物甚多汝若復施正當積聚成無用物何爲徒去有用之福

而不與我若與我者我當自著恒相憶念疾病官事
當相料理諸人聞已便共集議其中有言若僧不須
可以施之使我等得施用之福或復有言本爲施僧
如何復得迴與一人言與者衆遂便與之時跋難陀
擔重擔衣還歸僧坊諸比丘歎汝福德人如何暫出
乃得此衣跋難陀言巧辯所獲非福德也卽便具說
得衣所由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汝愚癡人云何
迴與僧物而自入已時彼居士食具已辦遣使白佛
於是世尊著衣持鉢與比丘僧前後圍遶往詣其家
就座而坐諸居士手自下食食畢行水而無布施先

不欲與跋難陀者竊共議言我等今日食無不備某
等無故持施僧物獨與一人闕此達嚩寧無慙愧諸
比丘問汝等竊語爲何所說具以事答諸比丘種種
訶責跋難陀汝愚癡人云何迴與僧物自以入已爾
時世尊爲諸居士說妙法已從座起去諸長老比丘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
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
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迴與僧
物入已尼薩耆波逸提有諸比丘不知是與僧物迴
以入已後知生慙愧或已悔過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若不知與僧物而迴入已犯捨墮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檀越欲與僧物迴以入已尼薩耆波逸提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欲與僧物者若人發心作是語我當持此物與彼衆僧若迴欲與僧物與餘人波逸提與餘僧比丘尼僧二部僧四方僧與塔皆突吉羅若迴欲與比丘尼僧二部僧四方僧物亦如是若迴欲與塔物入已與比丘僧比丘尼僧二部僧四方僧餘人餘塔皆突吉羅若迴欲與人物亦如是乃至迴與此畜生一搏飯與彼畜生亦突吉

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

白僧僧與若施主自迴欲與僧物與已不犯

十四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畢陵伽婆蹉住楞求羅山飛在空中墮灑所住房時瓶沙王往至彼山畢陵伽見王來便還在地白言善來大王可就此座王坐已問言何以自作無守園人耶答言無王卽語一臣可給此比丘守園人畢陵伽言佛不聽我畜守園人王言可以白佛王去之後便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畜守園人王所勅臣不信樂佛法竟不與之畢陵伽亦

不從索後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王與羣臣樓上遙見便生是念我先許彼比丘守園人不知得未卽問前所勅臣言未與王復問言吾勅來幾日臣言已五百日王言隨此日數與之大臣奉教卽以五百家一人與之時五百家日差一人掃除房舍承受所爲時彼村人至節會日男女莊飾衣服粲麗出行遊戲有一貧女行大啼哭時畢陵伽入村乞食見女啼哭問其母言汝女何故啼哭如是答言今日諸人皆盛服飾出行遊戲我家貧窮不及於人是以悲哭時畢陵伽見牛噉草語其母言取少草來卽取與之畢

陵伽便結草變成二金華鬘與彼女母語言天下有二種金勝閻浮檀金及神足所化汝可持此與女令著彼女得已極大歡喜便著出入人無不羨時有一人見生憎嫉卽白瓶沙王言某村某家得好伏藏某女所著華鬘天下無比大王後宮之所未有王卽呼語汝得伏藏可以示我答言我實不得王復問汝女所著何處得之答言是畢陵伽結草化作王聞是語極大瞋恚云何化草得成金鬘便勅有司收繫著獄畢陵伽後時復至彼村見先女人方大啼哭問言汝今何故復大啼哭答言家親在獄問言爲何等罪答

言由大德施金華鬘語言莫哭我當爲汝令尋得出
畢陵伽卽便先往典獄官所典獄官見皆問訊言大
德何故枉屈來此答言守園人繫在獄我所以來汝
今可爲放出之不答言此人得好伏藏不以示王若
以示王乃可得出畢陵伽言我結草作非是伏藏彼
人言結草作金無有是處畢陵伽卽變其所坐皆作
金牀語言汝今自見坐於何座卽皆自見坐金牀上
便大惶怖下牀叩頭願見垂恕速爲解之若王聞我
坐金牀上必重見罪畢陵伽言放守園人然後解汝
彼言此不見由問言由誰答言由王畢陵伽卽爲滅

已飛往王所住於空中時王在高樓上見卽作禮問
言大德以何故來答言守園人繫在獄我所以來願
爲放出王言彼人得好伏藏若以示我乃得出耳畢
陵伽言我結草作非是伏藏王言結草作金無有是
處時畢陵伽便以杖叩王樓柱卽化成金樓問言王
此高樓用何物作王見歡喜卽勅放之畢陵伽如是
展轉四現神足時諸人民聞見神變於佛法衆生信
樂心施僧前食後食恒鉢那非時漿洗浴之具塗身
塗足及然燈油爾時衆僧多得生熟酥油蜜石蜜食
不能盡積聚在地處處流漫汙泥衣服牀席臥具諸

居士見問言此是誰物有人答言是沙門釋子之所畜積諸居士言沙門釋子自言節食積聚如此恣意噉之比等爲求解脫離生老死而今但求如此美味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食宿受酥油蜜石蜜犯者突吉羅時衆多比丘病不能得淨人從日日受亦無錢直又無買處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病比丘食宿受酥

油蜜石蜜乃至六夜時諸比丘復過六夜長老比丘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病得服四種含銷藥酥油蜜石蜜一受乃至七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若一日得受二日更得受至七日更得受留至八日明相出時皆尼薩耆波逸提應白捨與僧僧捨與白衣沙彌若用然燈若用塗足唯捨藥比丘不得用一切比丘不得噉比丘尼亦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有八月賊常伺捕人殺以祠天一切人民及諸比丘無不警備祠日垂至而未有所獲賊共議言阿練若處必有比丘取之易得卽往一處諸比丘聞各各逃走賊無所得復共議言當至餘處不得懈惰以失祠日時彼衆中有一罷道者語衆人言我聞佛教不聽比丘離衣一宿但共守之向曉必還衆人言若彼不還便當殺汝汝若不恨吾等當住答言甚善於是羣賊便住時諸比丘懼犯離衣宿罪後夜悉還賊問言汝謂吾已去耶答言我知汝在佛不聽我離衣宿是故還耳賊卽殺之須血取血須肉

割肉餘不死者作是念世尊若聽我等滿八月日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者不遭此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阿練若處比丘安居三月未滿八月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離宿無罪有諸比丘近聚落任亦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離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近聚落住離衣宿復有比丘於阿練若無恐怖處離衣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亦不聽阿練若無恐怖處離衣宿有疑恐畏然後乃聽時諸比丘寄衣他家都不往視日久濕穢虫嚙腐爛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言應往視矚時諸比丘便數數往居士
惡獸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十日一視時諸比丘
有僧事塔事和尚阿闍梨事及以他事須出界外爲
衣故不敢出以是白佛佛言若有事要須自出界外
聽離衣一宿諸比丘出界一宿其事未畢復還白佛
佛言聽六宿旣聽六宿諸比丘便著麤弊衣行過六
宿者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已告諸比
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住阿練若處安居三月未滿八月若處有恐怖

聽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若有因緣出界離此衣
宿乃至六夜若過尼薩耆波逸提安居三月者前安
居未滿八月者後安居一一衣者若僧伽梨若優多
羅僧隨所重寄一衣不得寄安陀會以著身故禮拜
入僧乞食不得單著故不得寄二有因緣出界外六
宿者若有塔事和尚阿闍梨及以他事留一一衣白
衣家出界外極至六宿若一宿二宿乃至五宿事訖
不還突吉羅沙彌突吉羅_{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毘舍佉鹿子母請佛及僧明日設
食其日正遇天恐怖雨其雨如力士屈伸臂頃便滿

一鉢地受此水如一滴油落熱沙聚若不爾者造成大海佛告諸比丘如今祇洹中雨遍閭浮提亦復如是汝等可出於中洗浴此是最後平等之雨諸比丘卽出雨中裸形而浴時毗舍佉遣婢白佛食具已辦婢至祇洹見諸比丘皆裸形浴作是念此是外道非諸比丘還白如是毗舍佉作是念必是比丘露地洗浴癡婢不知謂是外道卽復遣言汝至祇洹門作如是唱食具已辦唯聖知時婢卽復往至祇洹門欲如勅唱時諸比丘浴竟還房不見一人復作是念向滿中外道今不復見卽便還歸復白如此毗舍佉復作

是念必是比丘浴竟宴息復更遣言汝可入門於中庭唱卽復受教入祇洹門庭中唱之佛聞唱聲告諸比丘毗舍佉已白時至汝等皆著衣持鉢共受彼請諸比丘奉勅盡集普會講堂婢方進前更白佛言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言汝可先去當隨後到於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頃與諸比丘沒普會講堂踊出毗舍佉所敷座上衣服不濕毗舍佉見佛及僧忽然在座衣服不溼作是念我得善利供養如是聖師及聖弟子天雨洪注而衣服不溼歡喜踊躍種種美食手自下之食畢行水叉手合掌在一面立白佛言願世

尊與我願佛告毗舍佉佛於世間諸願永離毗舍佉復自言願佛與我清淨可得之願佛言大善毗舍佉白佛言世尊我晨朝遣婢白食具已辦見諸比丘皆裸形浴便還語我祇洹中盡諸外道無有比丘世尊云何比丘於和尚阿闍梨前裸形洗浴願佛聽諸比丘畜雨浴衣我當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雨浴衣又言我近小緣至阿夷羅河見諸比丘尼在於河中裸形洗浴時人見之咸形笑言女人著衣猶尚無好況汝出家人而裸形體願佛亦聽諸比丘尼畜水浴衣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尼水浴衣又言佛

說有三種病一種得藥不得藥處二種得藥不得藥差三種得藥差不得藥死願聽諸比丘服諸藥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藥又言佛說三種病一種得隨病食不得隨病食死二種得隨病食不得隨病食活三種得隨病食活不得隨病食死願聽諸比丘食隨病食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隨病食又言看病人若乞食則有所廢願聽諸比丘受看病人食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看病人食又言客來比丘行路疲極始至不知何處乞食願聽諸比丘受我客比丘食令息疲極知乞食處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

客比丘食又言若有遠行比丘入村乞食便不及伴
至迥道中或遇八月賊或失道徑願聽遠行比丘受
我遠行食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遠行比丘食又言
我聞世尊於阿那頻頭國聽諸比丘歡粥願聽諸比
丘受我粥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粥又白佛
言願世尊受我盡命衣食湯藥佛問毗舍佉汝見何
義利索是九願答言此國當有諸方比丘來問訊世
尊若云彼處某甲比丘命過得須陀洹斯陀舍阿那
舍阿羅漢我常問之彼比丘曾來此不答言曾來我
作是念彼比丘必曾受我乃至一種供養便生歡喜

增益善根於是世尊語毗舍佉聽汝八願一願不可
得時毗舍佉取小牀於佛前坐佛爲說隨喜偈

歡喜施飲食 佛及聖弟子 設福破慳貪

受報常欣樂 生天壽命長 還此離染塵

行法之大果 長處淨天樂

爾時世尊更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還祇洹集諸
比丘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
諸比丘受雨浴衣諸比丘尼受水浴衣受隨病藥隨
病食看病人食客食遠行食及粥時諸比丘作是念
佛聽我等畜雨浴衣便常乞畜不受持不施人不淨

施擔重擔衣行諸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答言佛雖有制而聽畜雨浴衣諸比丘又問汝等常畜雨浴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耶答言如是諸長老比丘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春餘一月應求雨浴衣餘半月應持若未至一月求先半月持尼薩耆波逸提雨浴衣者雨浴時用夏浴時亦用若至春餘一月先有許施雨浴衣者知識比丘應爲往語言今是縫染作雨浴衣時

若得者善若不得應更爲語諸處皆已縫染作雨浴衣若得者善若不得復應爲語汝先許與某比丘雨浴衣今正是時若得者善若不得彼比丘應更餘處乞畜至八月半百三十五日持若過此不作餘衣受持不施人不淨施突吉羅沙彌突吉羅

十七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到估客村估客言長老住此安居我等行還當施安居物六羣比丘言欲令我住便可施我我安居中作衣安居竟著問訊佛估客共議我等先施安居物比丘當住家中大小得聞法言受八分戒淨身口意便飲物與之然後乃行時

律
六羣比丘得安居施物估客去已便去餘處時諸估客得利還歸語家人言我先雖施諸比丘安居物今旣得利安隱來還當更供養汝等安意聽法家人答言諸比丘行後便去諸估客更於近處請諸比丘諸比丘答言汝可供養先所請者我等不得受汝供養時諸估客便瞋恚言我本自施住此安居受物而去與偷何異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於安居內受安居施犯者突吉羅爾時波斯匿王邊境有賊遣乙

師達多富蘭那往討伐之二人共議我等今行或能沒命當共出物供養比丘卽持財物詣比丘所語言我今討賊恐不得還以此物施願爲受之諸比丘作是念世尊不聽我等安居內受安居施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阿難言自恣餘幾日答言餘十日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前後安居未至自恣十日受急施衣佛旣聽受急施衣諸比丘便常畜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擔重擔衣處處遊行諸長老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答言佛雖有制而聽受急

施衣諸比丘又問汝等常畜急施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耶答言如是諸長老比丘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常畜急施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聽至衣時既聽至衣時諸比丘猶過衣時畜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前後安居十日未至自恣得急施衣若須應受乃至衣時若過尼薩耆波逸

提急施衣者若軍行若垂產婦如是等急時施過時不復施衣時者受迦鄰那衣時捨迦鄰那衣已名非衣時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十八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從一估客非時乞鉢語言我今須鉢可以見與答言大德小待今諸估客會若不及者罰金錢五百跋難陀言我聞汝精進供給行道而今云何捨功德業先於俗事估客聞已作是念正使被罰要當先施便爲買鉢與已而去遂不及期衆人見已皆言應罰估客言我不以私違衆人制沙

門從我乞鉢不能得捨故不及耳不信樂佛法者皆
言爲一沙門公違衆制正應痛罰卽便罰之估客旣
被罰已便瞋恚言沙門釋子不知時宜小待不肯使
我被罰諸人種種譏訶此輩沙門常說知時少欲知
足而今非時強從人乞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問
諸比丘於意云何鉢無綴是鉢不答言是復問一綴
乃至五綴是鉢不答言是告諸比丘無綴一綴乃至
四綴是鉢五綴非鉢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鉢未滿五綴更乞新鉢爲好
故尼薩耆波逸提是鉢應僧中捨衆僧應取衆中最
下鉢與之語言汝受是鉢乃至破是法應爾鉢有三
種鐵鉢蘇摩鉢瓦鉢復有三種上中下上者受三鉢
他飯除羹菜下者受一鉢他飯除羹菜中者上下之
中爲好者求牢求勝若已有無綴鉢乃至四綴鉢更
乞無綴至四種鉢得者皆尼薩耆波逸提若已有無
綴鉢乃至四綴鉢更乞五綴鉢得者皆突吉羅應僧
中捨者所得新鉢應捨與衆僧不得捨與一二三人
捨法應到僧中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有鉢未

滿五綴更乞新鉢犯捨墮今捨與僧曰如是僧應白
二羯磨差知法比丘於僧中行之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此某甲比丘鉢未滿五綴更乞新鉢今捨與僧
僧今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
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鉢未滿五綴更乞新鉢今
持與僧僧今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誰諸長老忍默
然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應唱使諸比丘各持鉢出
然後持所捨鉢至上座前問須是鉢不若言須應取
上座鉢看若無鉢若太大若太小若穿缺若喎斜不

應與若無五事應與竟取上座鉢行從第二上座
乃至新受具足戒人前亦如是僧應取最後鉢與捨
鉢比丘若行鉢都無人取聽還與之僧應教言此是
汝鉢好愛護之莫著地莫用除糞掃莫用盛殘宿食
莫用煖湯莫用盛香莫用盛藥如是愛護若破者聽
汝更乞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

羅十九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多得諸鉢五六日用便舉
置如是故鉢處處皆有諸長者見問言誰積聚此有
人言是跋難陀諸長者言沙門釋子常說少欲知足

而今無猷收歛積聚如販鉢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將至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畜長鉢至一宿尼薩耆波逸提爾時有一比丘獨得二鉢作是念佛不聽我畜長鉢一宿卽持一鉢施餘比丘施後鉢破無鉢遊行諸比丘問言汝先得二鉢今何故無答以上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與他鉢幾日後鉢破答言十日佛讚少欲知足讚戒讚

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長鉢乃至十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得二鉢應問和尚阿闍梨此二鉢何者勝若和尚阿闍梨不善分別應各五日用自知勝者受持不如者與人沙彌突吉羅_{十二}

竟事

佛在阿茶脾邑爾時諸比丘爲身作憍賒耶卧具自作亦使人作自擔簍亦使人擔自煮亦使人煮諸居士見作是言我等煮簍比丘亦爾沙門釋子與我何異此等常說慈忍衆生而今親自煮簍無沙門行破沙門法有一比丘以成擘野蠶綿倩諸比丘作卧具

綿少不足便到綿家語言我卧具綿少少多布施彼人答言未有成綿比丘復言可爲我作彼人卽於比丘前莫靈踊動作聲比丘教言案著湯中彼人卽訶罵言汝常說不殺生法而今教人殺生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新僑賒耶作卧具尼薩耆波逸提僑賒耶者蠶所作綿卧具者卧褥乃至始成三振不壞名爲卧具應捨與僧不得捨與餘人僧

以敷地若敷繩牀及卧床上除捨褥比丘餘一切僧隨次坐卧發心欲作及方便皆突吉羅作成尼薩耆波逸提雖不自作不使人作他施而受尼薩耆波逸提沙彌突吉羅

二十一
事竟

佛在拘舍彌城時衆多跋耆子用純黑毛氈光澤可愛皆悉以爲服飾卧具跋耆諸比丘亦效作之時諸居士入房觀見便大畏怖謂是跋耆豪族遊集便問行人此是何等貴人服飾答言非貴人物是跋耆比丘許耳諸居士便譏訶言諸比丘如國王如大臣如豪族乘車馬時之所服飾我聞比丘著割截衣求無

爲道而今如此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
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純黑羴羊毛作新臥具尼薩耆波逸提純黑者生
黑及染黑應捨與僧僧以敷繩牀臥牀上不得敷地
餘如僑賒耶卧具中說

事竟

佛在拘舍彌城爾時跋耆諸比丘作黑羴羊毛臥具
亦著白色及下色毛便言已淨時諸長老比丘見問
言汝不聞佛制純黑羴羊毛作臥具耶答言聞但我

已著白色及下色毛非復純黑諸比丘言純黑少雜
何足爲異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彼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諸比丘從
今聽諸比丘作卧具用二分純黑羴羊毛第三分白
第四分下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作新卧具應用二分純黑羴羊毛第三
分白第四分下若過是作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作
四十波羅卧具應用二十波羅純黑十波羅白十波
羅下若黑長一波羅尼薩耆波逸提餘如純黑羊毛
卧具中說

事竟

佛在拘舍彌城爾時跋耆諸比丘作是念佛聽我等
用二分純黑羴羊毛第三分白第四分下作卧具便
多乞三色毛自作使人作於所住處無處不有諸居
士來看見而問言此是誰物答言跋耆比丘諸居士
譏訶如長鉢中說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
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新卧具應六
年畜未滿六年若捨若不捨更作新卧具尼薩耆波
逸提爾時一比丘畜糞掃卧具見中利欲從舍衛城

至娑竭陀邑卧具重不能持去不知云何以是白諸
比丘諸比丘將到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此比丘欲至娑竭陀邑卧具重見中利
不能捨復不能持去僧應白二羯磨與易輕者彼比
丘應從僧乞言我某甲比丘自畜卧具見中利今欲
遊行某處以重故不能持去願僧與我易僧輕者如
是第二第三乞僧中應一比丘白大德僧聽此某甲
比丘自畜卧具見中利今欲遊行某處以重故不能
持去從僧乞易輕者僧今與易若僧時到僧忍聽白
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畜卧具見中利欲遊

行某處以重故不能持去從僧乞易輕者僧今與易
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比丘易僧
輕卧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作新卧具應六年畜未滿六年若捨若
不捨更作新卧具除僧羯磨尼薩耆波逸提六年者
數日滿六年餘如純黑羊毛卧具中說二十四
事竟
佛在拘舍彌城爾時諸跋耆子作純黑羴羊毛尼師
壇跋耆比丘亦乞作之諸居士厭患乞索後日到僧
房看見諸比丘多畜純黑羴羊毛坐褥便譏訶如純
黑卧具中說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彼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
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純黑羴羊毛作新尼師壇應
用故尼師壇一修伽陀揅手壞好色若不壞尼薩耆
波逸提一修伽陀揅手者方二尺壞好色者隨意覆
新者上餘如純黑羊毛卧具中說二十五
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諸比丘擔負羊毛隨路行路人見
之皆譏訶言我等家累擔負羊毛諸比丘亦復如是
徒著壞色割截衣剃頭乞食與我何異無沙門行破
沙門法有一比丘山居慣樂擔負羊毛道路疲極旣

至僧坊庭中倒地諸比丘見謂是鬼著卽以小便灑之彼言長老何以見灑答言恐見鬼著是以灑耳彼言我非鬼著擔羊毛重道路疲頓熱悶故耳諸比丘言佛制比丘畜三衣鉢譬如飛鳥與毛羽俱汝豈不聞而猶擔此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擔羊毛道路行尼薩耆波逸提時有居士爲僧作一房念言若比丘來此房中者我當供食亦給施衣有一比丘來止其房便施羊毛比丘不

受居士言我集羊毛本爲比丘不自爲身比丘答言佛不聽我自擔羊毛如何得受復有比丘須羊毛作卧具自不知作欲倩餘比丘而不敢受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所欲倩人去此遠近答言去此三由旬於是世尊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得羊毛須持有所至若自持乃至三由旬若過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得羊毛須持有所至應使淨人擔若無淨人乃聽自持不得擔擔頭戴背負犯者突吉羅沙彌突吉羅不犯者三由旬內若展轉持若有人代若於三由

旬持反及持五六波羅爲作腰繩帽綆等

二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諸比丘使比丘尼浣染犍羊毛諸比丘尼爲供養故不敢辭憚便多事多務妨廢讀誦坐禪行道諸居士見聞譏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往到佛所亦如上浣故衣中說於是世尊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比丘尼浣染犍羊毛尼薩耆波逸提爾時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亦如上浣故衣中說卽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犍羊毛若

染若犍尼薩耆波逸提餘如上浣衣中說

二十七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種種貿易能得人利而人無能得其利者有一外道得未成衣持到外道家語言爲我縫成諸人答言我家多務不得作之沙門釋子閑逸無事又多施衣可就借倩亦可貿易然彼沙門常能強言大名估客汝往宜慎於是外道持至僧坊訪言誰能爲我縫此衣者皆曰不能又白跋難陀我聞大德多已成衣可以一領與我買之答言汝諸

外道心不堅正變悔無常既得便言貴賤不等若後
無言當以相與答言餘人或變我終不悔於是跋難
陀以濁汁涂麤刼貝濕打緻密而以與之彼得衣已
還外道衆外道問言得成衣不答言已得貿易取來
看之彼卽出示諸外道見咸言咄哉失大價衣得此
弊物非是五倍六倍之校可還取之當共廢事爲汝
縫成彼卽持還語跋難陀言汝釋種子云何以此弊
物欺誑於我可以見還不揚汝惡跋難陀言我知外
道心不堅正變悔無常不欲相與汝云不悔是故相
從云何於今方作此言遂不與之彼便大哭諸居士

問汝何故哭具以事答諸居士便譏訶言白衣賣買
七日猶悔如何沙門須臾不得悔形服與人異而販
賣過於人如是惡名流布遠近諸長老比丘聞種種
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
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種
種販賣求利尼薩耆波逸提以作易作以作易未作
以作易作未作以未作易未作以未作易作以未作
易作未作以作未作易作未作以作未作易作以作
未作易未作皆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欲貿易應使

淨人語言爲我以此物易彼物又應心念寧使彼得我利我不得彼利若自貿易應於五衆中若與白衣貿易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

突吉羅

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難陀跋難陀用金銀金錢雜錢買物亦賣物取之時有羣劫到王舍城伺覓富室見二比丘大以金銀及錢買物又賣物取之便共議言觀此邑里無勝沙門釋子之富阿練若處劫之又易便於後日至阿練若處捉諸比丘拷責金銀及諸錢物諸比丘言我等已離金銀及錢不復受畜此不淨

物劫言汝等妄語我親見比丘用以賣買拷之垂死盡奪衣鉢而去此諸比丘卽遙訶責難陀跋難陀如何出家積畜寶物以殃我等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難陀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汝愚癡人若不作是彼諸比丘何由遭此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金銀及錢種種賣買尼薩耆波逸提應僧中捨不得與一二三人是比丘應白僧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以金銀及錢賣買犯捨墮今於僧中捨白如是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

作棄金銀及錢人一比丘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
丘用金銀及錢賣買犯捨墮今捨與僧僧差某甲比
丘作棄金銀及錢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
僧聽此某甲比丘用金銀及錢賣買犯捨墮今捨與
僧僧差某甲比丘作棄金銀及錢人誰諸長老忍默
然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作棄金銀及錢人竟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應棄此物著坑中火中
流水中曠野中不應誌處若捉著餘處不得更捉彼
比丘不應問僧此物當云何僧亦不應教作是作是
若不棄不問僧而使淨人以質僧所衣食之物來與

僧僧得受若分者唯犯罪人不得受分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雖施比丘
比丘不知淨人受之爲買淨物

事竟二十九

佛在王舍城爾時難陀跋難陀手自捉金銀及錢教
人捉人施亦受諸居士見譏訶如擔羊毛中說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難陀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
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捉金銀及錢若使人捉若發心
受尼薩耆波逸提餘如用金銀錢中說

事竟三十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五

彌沙塞部卷五

三

五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五

音釋

覲初覲切搏徒官切璽於真切璨舍案切歆昌悅切

綴株衛切喎口淮切璽古典切擘博陌切蠶昨含切

蟲奴鉤切慣古患切憚徒案切

也胡羊也習也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彌沙塞部卷第五 計字九千五百三十
該銀四兩二錢九分 裏楚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仲春般若堂識

ヨ、
九